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歸田瑣記 上

清 梁章鉅撰

進步書局校印



清梁章鉅撰

歸田瑣記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歸田瑣記提要

清福州梁章鉅所撰筆記三種之一  
是書成於解組後故有此名凡八卷  
穿穴百氏之精搜輯諸家之秘闡揚  
逸媿臚述耆德第五卷所敘滿清諸  
臣驕橫遺事口誅筆伐不稍諱飾猶  
見南史之風

歸田瑣記序

仕宦而心泉石者其曼倩之所謂大隱乎餐石髓擷芝蕤蓬萊而行執掌與使溷跡於春廡埒名於枕流情則逸矣非幹濟之才垂纓縱拖青紫振藻雲路剖符要津已跂跂其莫齡猶戀戀於華廡伐則洪矣非恬退之操夫唯身居魏闕之上心依衡宇之下如吾中丞師者斯真能兩全之者歟公以十五世之華胄策四十載之茂勲方其珥筆木天通籍金馬啟曲江之讌被宮錦之榮同列者爭躡青雲競擊丹轂而公甫綴鷓鴣即思桑梓榕城有栖隱之志海塢多傳經之彥枕葑六藝悠游十春甘使鄧禹之笑人不學顓孫之干祿書以是服公志之澄既而任郡守厯藩牧莅官句吳駐節章貢練湖濬而三江稔金帶解而二鬴平九遷可期萬石奚讓而公讓官之表雅慕叔子為霖之願無媿安石驪駒三唱除書在門鶯鶯一鳴大呂聽律難進易退古人是期書以是服公才之大既而天子南顧桂管思得蓋臣畀之封圻頒以節鉞於是五稔象郡半載胥臺勸宣道濟之沙績著伏波之米練士于鈇甌戰衡于餘艍朝知亭晟為大臣人呼杜詩以慈母而公乃扁舟載石峻峽投香一篇留誓墓之文三徑種延齡之菊書以是服公之勇於任事而恬於居官今者林泉怡性著述等

身爰於暇時撰歸田瑣記八卷郵以見示大約仿唐人之閩書沿宋稗之舊例穿穴百氏剽竊一家闡揚忠貞臚述耆舊小亦足以正汶長之說補華陀之書洵可綱維世風利澤羣彙已公之經濟具見一斑垂諸藝林嘉惠來學書為韓范之部吏隨籍湜之後慶公諉以校讐付之剞劂所願名山日富春風正長他時撰杖座間親接緒論則是編也為容齋之初筆浣花之紀年也歟

道光二十五年冬十二月受業仁和許愷書謹撰

歸田瑣記目錄

卷一

歸田

歸舟

七十致仕

容園

文選樓

芍藥

南萬柳堂

兜兜巷

堵江口

諡法

宋研

天下太平四字

丙午丁未

禪服

璵璠

鮒魚

治疝古方

洗目神方

屠蘇酒方

折骨傷方

被毆傷風方

小兒吞鐵物方

治喉驚方

治痰迷謔語方

積受潮濕四肢不仁方

止血補傷方

屏賊盜咒

卷二

致劉次白撫部書

砲說

家居

請鑄大錢

鯤鰐

飲量

食量

曼雲先兄家傳

壽序

卷三

閩蠻互稱

常成二公

張宜劉升道

陳謹

夏得海

循吏

酷吏

颶風

陳嶠

慶城寺碑



高鳳

玉枕蘭亭

五經中式

督學屢易

荔枝

皂莢樹石榴實

鼓樓刻漏

陳實百問策

麻沙書板

書詹元善遺集後

武夷山志

建陽二寶

承天寺

小李將軍畫卷

文衡山書赤壁賦冊

卷四

黃忠端公

洪文襄公

李文貞公

李文貞公逸事

陳省齋

蕭塾菴

謝古梅先生

蔡文恭公

張孟詞貢士

鄭蘇年師

福建鼎甲

世進士

兄弟進士

少年科第

世解首

三世巍科

同榜三及第

會元

宰相尚書

卷五

螯拜

噶禮

隆科多

年羹堯

訥親

胡中藻

和珅

卷六

文人奇遇

紀文達師

劉文清師

朱文正師

松文清公

讀書

讀儀禮

月令氣候

千字文

上大人

滄濱唱和詩序

高雨農序

已刻未刻書目

疊韻詩

和卓閣老紀恩詩

楹聯騰話

卷七

小說

封神傳

三國演義

金聖歎

神木

釣臺詩

首縣

典史

上衙門

清客

酒令

燈謎

近人雜謎

稟賦不同

少食少睡

品茶

品泉

百歲酒

豆腐

厨子

小炒肉

奴僕

縫人

卷八

北東園日記詩

附和韻

附停葬說

附錮婢說

附厚殮說

附代吉祥說

附復廖尚書魏山長書

歸田瑣記目錄終

歸田瑣記卷一

清 福州梁章鉅撰

歸田

歸田之入詩。莫著於蘇文忠公。歸田之名書。莫著於歐陽文忠公。昔歐公之歸田錄。作於致仕居潁之時。皆紀朝廷舊事。及士大夫諧謔之言。自序謂以李肇國史補為法。而國史補自序。謂言報應。叙鬼神。徵夢卜。近帷薄。則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蓋二書體例相出入。說者又謂李書為續劉餗小說。而作。大抵古人著述。各有所本。雖小說家亦然。要足資考據。備勸懲。砭俗情。助談劇。故雖歷千百年。而莫之或廢也。余於道光壬辰。引疾解組。雖歸田而實無田。越四年。奉命復出。又七年。復以疾引退。則不但無田可歸。竟至有家而不能歸。回首雙塔三山。如同天上。因僑居浦城。養疴無事。就近所聞見。鋪叙成書。質實言之。亦竊名為歸田瑣記云爾。時道光二十五年元旦。書於浦城北東園之池上草堂。

歸舟

道光辛丑秋七月。由粵西量移蘇撫。受篆甫十日。即赴上海防堵。兼攝督篆。未幾奉

命回蘇州辦理糧臺。時揚威將軍駐兵蘇州。徵發調遣事極繁重。余晝理簡書。夜出巡城廂內外。甫匝月。而舊患眩暈之疾復作。十月廿八日。接見僚屬之頃。忽撲地。幾不起。即於十一月初二日。專摺奏明。乞假調理。一面將撫篆送與程晴峯方伯接護。踰月。復奏請開缺調理。遂於此年正月中旬。奉到諭旨。准其開缺調理。於正月下旬。移居滄浪亭行館。二月初旬。買舟挈家旋里。甫登舟之夜半。忽聞浙東倭夷猖獗。揚威將軍由紹興奔回杭州。錢塘江一帶戒嚴。土寇乘機劫奪。行旅斷絕。急報再至。遂與逢兒恭兒商定。天未明。即回舟北上。以避其氛。二月十七日。渡揚子江。抵邗上。沿途官吏。毫無見聞。舟泊鈔關半日。而楊竹園方伯黃謝茶石觀察學崇飛輿來接。晤談至上燭而去。楊係親家。謝係同年。所謂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也。蓋至此始愈信官場之無味矣。

### 七十致仕

古人四十強仕。七十致仕。統計人生居官之日。前後不過三十年。蓋一人之聰明才力。用至三十年之久。已無不竭之勢。倘此三十年中。無所表見。施為則此後更有何所望。若今人未及四十。早入仕途。則致仕之期。即不必以七十為限。昔人所譏笑而

弁兮已廁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尚留金紫之班。而必至日暮途遠。夜行不休。前瞻後顧。無所棲泊。不亦太可憐乎。故余兩次引歸。皆未及懸車之歲。昔通鑑目錄引韋世康之言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老。有疾便辭。憶余前居福州時。嘗取此十六字。鑄一小印。程梓庭督部祖洛甚喜之。今則距懸車之期。只有二年。而尚有議余不應遽退者。殆亦未就古人行藏之大義。及仕止之恒規。而一按之也。

### 容園

初到揚州。居旅店中。湫隘囂塵。不可言狀。州縣官以六塊鋪墊。兩合紗燈。了之而已。既思故友張建亭觀察家極寬敞。雖甫遭八人之厄。而餘宅尚多。姑令逢兒往探之。則觀察之子松崖郡丞適來。甚有樂為居停之意。因挈家移住其中。宅中亭館一空。主人眷屬移居前院正屋。而臨池二十餘間尚在。因與主人分前後院而居。適儀徵阮雲臺師相先來視余。徘徊瞻眺間。語余曰。此名容園。為吾揚州園亭第一所。此池寬廣。亦合郡所無。本江皖香中丞之舊宅。余初以少賤。不得其門而入。及為張觀察所得。又以素無謀面之雅。裹足不前。今聞足下寓此。樂得藉開眼福。雖殘燬之後。尚可曠觀。且頽垣碎礫之間。尚有數十本牡丹盛開。足供詩料矣。時余尚未謁師宅。

因問吾師府中之園如何。師笑曰：我本無買園之力，即有資亦斷不買園。揚州仕宦人家無不有園者，郡人即以其姓名之，如張姓則呼張園，李姓則呼為李園。若我有園，則亦必被呼為阮園，是誠不可以已乎？因一笑而去。

### 文選樓

揚州有文選樓，文選卷之名，見於王象之輿地紀勝及羅願鄂州集，乃隋曹憲以文選學開之。唐李善等以注選繼之，非梁昭明太子讀書處也。儀徵師宅即文選巷舊址。嘉慶十年始於阮氏家廟之西建隋文選樓，樓上祀隋秘書監曹憲，以唐沛王府參軍公孫羅左拾遺魏模模子度支郎景倩崇賢館直學士李善善子北海太守邕句容處士許淹配之。吾師撰銘，所謂建隋選樓，用別於梁者是也。余素仰樓名，初謁師宅，即擬登樓以慰夙願，而不知樓實在家廟之西，與吾師宅尚隔一街也。一日師折東召余飲，且傳諭曰：席設文選樓，余為之狂喜。吾師所藏鐘鼎古器悉度於此。是日即飲於樓下，縱觀之時無雜客，而錢梅溪適至，因同入座。師甚喜曰：似此三老一堂，而所摩挲皆三代法物，人間此會能有幾回，不可無以紀之也。時梅溪八十四，吾師七十九歲，余年最少，而獨居首坐，甚以為愧，乃踰日而朱蘭坡至，即留余寓園中。



又數日。而王子卿亦至。子卿亦八十四歲。蘭坡七十五歲。吾師方欲圍為五老會。而  
喚船警報日迫。吾師已往南萬柳堂。梅溪蘭坡均各回蘇。余不得已。亦挈眷匆匆渡  
江南。返回憶文選樓之會。竟可一而不可再。吾師若預知其幾者。不禁黯然而也。

### 芍藥

揚州黃右原比部家芍藥最盛。嘗招余陪阮儀徵師賞之。吾師以脚疾。不便於行。端  
坐亭中遙望之。余與右原則徧履花畦。真如入衆香國矣。園丁導余觀新綻之金帶  
圓。蓋千萬朵中。一朵而已。余自詫眼福。並語右原曰。吾師與余皆已退居林下。此花  
之祥。實惟園主人專之矣。故余詩結語云。難得主人初日學。定教金帶擅奇祥。師和  
余韻云。謝公應為蒼生起。花主人應亦兆祥。蓋為周旋賓主起見。而朱蘭坡和詩云。  
試看黃黃金帶色。君家姓氏本符祥。錢梅溪和詩云。料得主人應似客。故教金帶早  
呈祥。則亦專歸美於園主人也。吾師望予復起。頗切。故余疊韻詩云。生怕山前泉水  
濁。隨緣止止即延祥。實答吾師詩意。

### 南萬柳堂

邵伯湖之北數十里。有儀徵師別墅。在水中央。四圍種柳數萬株。每歲長夏。必於此

避暑。自題為南萬柳堂。以別於京師之萬柳堂也。繪圖作詩者屢矣。近復得青湘子畫片。作為南萬柳堂第四圖。以新卷命予首題。余謹次自題韻。成七律二首。吾師甚稱賞之。為附刻於學經室續詩中。詩云。天然一幅水村圖。眼福欣當寄廡初。問字忽逢苦瓜畫。清湘子亦自臨流。便想坐茅漁。北來戢戢投林鳥。多卜宅邦上。東望茫茫縱壑魚。安得牽船隨杖履。太平鄉裏補三餘。太平鄉為柳堂八景之一。若個將身入畫圖。每逢佳處警吾愚。白鷗敢作誰馴想。黃鳥真知所止隅。黃鳥隅亦柳堂八景之一。南北平分萬楊柳。主賓晤對幾桑榆。鑑湖底似珠湖好。卅六陂前卅二湖。朱蘭坡謂余曰。我適晤閣老。極折服此詩。謂次韻之作。能如無縫天衣。自非老手莫辦。並命我亦效顰。我謂此詩選辭沉着。託興遙深。已如崔灑題詩在上頭。繼聲者必難見好。不如善刀而藏也。閣老亦以為知言。

### 兜兜巷

在揚州日。間與錢梅溪談邗江故事。梅溪曰。余近寓居之西。俗呼兜兜巷。此名頗雅。不知始於何年。可入詩否。余記得柳南隨筆中有此事。一時不能口述。歸而檢書。始得之。王漁洋為揚州司李時。見酒肆招牌大書者者館三字。遣役喚主肆者。詢其命

名之意。主肆者曰。義取近者悅遠者來之意。漁洋笑而遣之。又揚州有兜兜巷。巷甚隘而路徑甚多。居此巷者。婦人多以做肚兜為業。而門面又相似。故人行多歧悞焉。有作寄江南詞者。二十首中一首云。揚州好。年少記春游。醉客幽居名者者。婦人小巷入兜兜。曾是十年留。次日。以此語儀徵師。師為之解頤曰。我數十年老揚州。今日始聞所未聞也。

堵江口

余僑寓邗江。無所事事。然日聞海上警報。怒然憂之。當官者惟但雲湖都轉明倫時從余講求此事。余曰。夷情如此猖獗。難保其不犯長江。則瓜洲一帶口門。不可不預為之計。都轉問計將安出。余曰。揚州本富盛之區。尚可為。足下所筦度支。亦儘可挹注。此地若無以禦之。則他處更將束手矣。今大江兩岸口裏。滿號之漕艘。不下千百隻。似可預先調齊。橫塞江口。以鐵索聯為巨柵。每船中預伏數兵。安設槍礮火器。從頭艙中穴孔以待之。再招集捆鹽人夫一二千名。各予器械船隻。使之并力堵禦。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以廢艘為前茅。以捆徒為後勁。四十里外。有此兩層扼隘。啖夷雖猛。恐亦不能飛來矣。都轉聞之。極為動念。正在籌畫間。而焦山口早望見夷帆。夷

兵倭陷鎮江。即回指金陵。不數日。和議已成。此事遂止。余嘗為都轉。題雪舟。籌海畫卷。第四首之末云。時君已晉秩。雄總度支府。軍儲堪挹注。煮海本利溥。通海得藉手。長袖乃善舞。上紓宵旰勤。下壯風聲樹。廢艘柵可資。捆徒勇足賈。仍願備不虞。芻蕘幸俯取。阮雲臺師謂此崇論宏議。不當僅以詩論也。

### 諡法

在揚州日。偶與楊竹圃方伯。林岵瞻比部。揚祖。談及吾閩省運之衰。因厯考國朝吾閩百餘年來。文臣得諡者僅五人。一為南安洪文襄公。一為安溪李文貞公。一為漳浦蔡文勤公。及其從子文恭公。一為侯官陳忠毅公。丹赤。蓋自嘉慶六年蔡文恭公之後。無一人再膺斯典者。若武臣。則指不勝屈矣。有一家而得諡者。如平和海澄公黃忠恪王<sub>楷</sub>。及子忠勇公<sub>芳度</sub>。從子忠襄公<sub>芳世</sub>。襄愨公<sub>芳泰</sub>。孫溫簡公<sub>應纘</sub>。異數殊榮。實古今所罕有。此外如晉江靖海侯施襄壯公<sub>琅</sub>。及子提督勇果公<sub>世驍</sub>。提督藍襄毅公<sub>廷珍</sub>。及族子襄毅公<sub>元枚</sub>。總兵朱忠壯公<sub>天貴</sub>。而同安提督黃恪慎公<sub>有才</sub>。林溫僖公<sub>君陞</sub>。胡勤愨公<sub>貴</sub>。李忠毅公<sub>長庚</sub>。邱剛勇公<sub>良功</sub>。總兵胡武壯公<sub>振</sub>。數十年中。同縣凡六人得諡。亦盛事也。按記此後數日。接閱邱抄。恭志松江提

督陳化成蒙 賜諡忠愍亦同安人辛丑秋曾與余在吳淞共事三閱月。

### 宋研

吾閩宋研最多。余齋中即有數方。所見於友人齋頭者亦不一而足。韻石齋筆談云。建炎己酉。宋高宗避兵航海。凡上方所儲貢研。載以自隨。斯時風鶴傳警。陽侯震蕩。隨行舳舻。往往飄沒。研之淪於波臣者。不知凡幾。厥後漁人罾戶。偶或得之。流傳閩廣。奚啻天吳紫鳳。嘉靖間。福建許姓者。常估於蘇。過文徵仲玉蘭堂。見案上一研。文頗珍重。許曰。此研閩廣是處有之。文笑曰。此宋貢硯也。乃端溪舊坑。豈易得哉。許知其說。逾歲。即携宋貢研二十方。過姑蘇。文見大駭。易其四。士人爭購之。頗得高價。後許携三十方。客於金陵。士大夫競買之。詢其所自。皆由古寺中得之。或見於鄉村。訓塾。蓋宋室將衰。遷於南海。故閩粵是處有之。不但高宗所携而已。近於揚州。購得吾鄉鄭漁仲先生研。底鐫夾漈草堂四字。左邊有紀文達師銘云。惟其書之傳。乃傳其研。鬱陶乎余心。匪物之玩。右邊有邵閩谷齊然銘云。曉嵐受 詔續通志。漫士先生以夾漈舊研贈之。閩谷居士為之銘曰。墨繡斑斑。閱人幾觚。稜利缺字不毀。夾漈有靈式憑。此六百年後待吾子。時乾隆丁亥正月。按此表文達公所遺吾師紀文達公

物。余童時似在里中見之。未知即此研否。又不知何緣轉入江南也。

### 天下太平四字

聞阮雲臺師在相位時。每於歲除前。用松江花絹方牋。篆書天下太平。字如秦漢瓦當體。分貽知好。潘芝軒閣老。以四字所出。問翰林諸公。皆不能對。師曰。此五經中句耳。閣老乃分屬軍機章京數人。各檢一經。始知出仲尼燕居篇云。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夫是以天下太平也。按四字見經。僅此。其見於周秦間書者。鄧析子轉辭篇。聖人寂然無鞭扑之形。莫然無叱咤之聲。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呂氏春秋仲夏紀。天下太平。萬物安寧。韓非子忠孝篇。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之民。不可以刑禁也。其見於漢人箋注者。詩維天之命序。太平。告文王也。鄭君云。今天下太平矣。故承其意而告之。公羊傳。麟有王者則至。何休云。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後乃至。其見於史部者。史記夏本紀。禹告成功於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其見於雜子書者。白虎通。天下太平。符瑞來至。又藝文類聚。引孫氏瑞應圖。一角獸者。天下太平則至。又引中興徵祥說。天下太平。則騶虞見。此外專用太平二字者。則悉數難終矣。余以壬寅春。引疾解組。以海氛方惡。避居揚州。適吾師亦

書此四字見賜。記予以心太平齋。屬伊墨卿書額。翁雲溪師見而訝之。謂子曰。昔陸放翁以心太平自額所居。人皆謂取黃庭經語。然古本黃庭經。是閒暇無事修太平。陸改修為心。蓋當南渡之餘。日切中原之望。吾子何取乎爾。回憶此語。已隔三十年。今雲臺師之書此也。年已七十有九。而余亦六十有八。若曰。竊願我師弟。以餘年長享太平之福而已。因裝為橫幅。而紀其前後情事如右。俾觀者有所考焉。

丙午丁未

嘆夷滋事之初。民間謠言紛起。有寅虎之年定干戈語。果于壬寅夏杪撤兵。余寓揚州時。和議尚未成。警報踵至。有術士昌言。揚城只有虛驚。必無大變。然不免破財。余親聆其說。惟微言甲辰年有厄。咎徵尤在北方。然甲辰年。自京師洎各直省。並無事端。惟春初。東河大工垂成。復決耳。又言丙午丁未兩年。兵象尤著。眾以為時尚遠。姑妄聽之而已。按陽九百六元二之說。自漢以來。即有之。而丙午丁未。為國家厄會。則其說實倡自宋人。宋淳祐中。柴望撰丙丁龜鑑十卷。見文獻通考。後有元人明人。各為續錄一卷。則不著姓名。按柴望。江山人。紹熙間。由太學上舍。除中書。因淳祐六年丙午元旦日食。上此書。曆撫秦莊襄王以後。至晉天福十二年。凡值丙午丁未者。二

十有一。皆有事變。後元人續記宋真宗景德三年。至理宗淳祐七年。值丙午丁未者。五。又明人續記元成宗大德十年。至順帝至正二十七年。值丙午丁未者。二。亦各舉時事以實之。其元人續錄序。引陰陽書曰。丙午屬火。過午未而盛。故陰極必戰。亢而有悔也。又曰。丙祿在巳。午為及煞。丁祿居午。未為及煞。則亦不過術數家言。余生也晚。回數六十年前丙午丁未間。余方十二三歲。然時已梗阻。廈門值林爽文之變。留滯年餘。始得歸里。亦不可謂非一咎徵。然國家敬天勤民。無時可懈。豈待六十年一逢厄會。始議修省。且史傳所載亂多治少。不必盡係丙丁。則其說盡可存而不論。特不可不使人知此說。而以人勝天之理。則存乎人而已。

### 禫服

在揚州日。有廣西舊屬某州判來謁。自言丁本生父憂。服甫闋。將仍還廣西。余順口問曰。禫服亦已滿乎。某茫然不知所應。蓋實不知期服之亦有禫也。余曰。君殆只知三年之喪有禫。而不知期之喪。古亦有禫。只知二十五月之喪為三年。而不知十五月之喪。古亦為三年也。時客中無書。只手錄有孔巽軒先生禮說一條。遂檢示之。孔云。喪服小記。稱為父母妻長子禫。據禮。妻為夫。臣為君。亦禫。記無文者。三年之喪必



有禫。自不待言。此以父母長子與妻並舉。則通謂期有禫者也。為父母禫。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亦然。為長子禫。蓋庶子為其長子亦然。凡父母妻長子。並有三年之義。雖持重於大宗者。不貳斬。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猶當有禫。或疑不杖期。並無禫。非也。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有練有祥有禫。故亦通稱三年。假令遭喪於甲年之末。除禫於丙年。前後已涉三年也。春秋左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馬謂后與太子。墨子曰。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後子者為父後之子。即長子也。是妻喪禫期。兼得三年之稱也。蓋有二十五月之三年。有十五月之三年。亦猶大功有七月九月之異耳。

### 璵璠

璵璠二字。見左傳定五年。陽虎將以璵璠歛。注云。璵璠美玉。疏云。一玉名。疏必云此者。因二字皆玉旁。恐讀者誤為二玉耳。既是一玉名。則二字自不宜倒用。說文璠字注云。璵璠魯之寶玉。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奘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璵字注則但云璵璠也。余由吳中引疾歸。寄居揚州。客有以詩贈行者。句云。濟時今柱石。比德古璵璠。余面告之曰。詩句甚好。非所克當。惟以璠璵押韻。尚

宜酌改耳。客艱然曰。璠璣璣璠。惟所用之。左傳雖云璣璠。而孔子之語。則明曰璠璣。杜詩高價越璠璣。蘇詩清廟陳璠璣。古大家皆如此押韻。然則皆非與。余曰。孔子之語。本是璣璠。明見說文。今引孔子語者。或誤作璠璣耳。不得以誤者為據。而以不誤者為非也。三國魏志鍾繇傳云。晉之垂棘。魯之璣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潘尼贈陸機詩云。今子祖東。何以贈旃。寸晷惟寶。豈無璣璠。皆尚不誤。至唐以後。始有誤沿作璠璣者。實不可不辨耳。

鮒魚

居揚州日。偶以江鮒二尾獻阮雲臺師。師以手東報之曰。此鮒魚。即爾雅之鮒當鮒。曾考之否。余行篋無書。以屬黃右原比部。右原作鮒。鮒說甚詳。按鮒。或作鮒。通作鮒。見韻會。爾雅鮒當鮒。注海魚也。似編而大鱗。肥美多鯁。集韻鮒音囚。似編而大鱗。肥美多鯁。或作鮒。惟類篇言其出有時。故名鮒。正韻言似鮒。肥美。江東四月有之。然吾閩秋冬間亦有之。則其出有時之說不盡然也。廣西梧州亦有之名三黎魚。又呼三來魚。蓋一音之轉。其味稍減。此本海魚。得江水蕩滌之。其味愈美。故以出揚子江者為佳。余守荊州。過嚴州。皆得食之。昔人謂荊州有鮒。主起刀兵。不宜食。余以八月食

辨。次年五月升任去荆。毫無他警。則前說亦不盡然也。此皆右原說中所未及者。故附記之。

### 治疝古方

僑寓邦江居。停主人有患疝疾者。甚苦。憶余在清江浦時。亦患此證。有客教以荔支核煎湯服之。遂愈。因以此方授之。殊未見效。一日偶翻舊書中。夾有一紙條云。辛稼軒初自北方還朝。忽得癩疝之疾。重墜大如杯。有道人教以服葉珠。即薏苡仁也。法用東方璧土炒黃色。然後入水煮爛。放沙盆內。研成膏。每日用無灰酒調服二錢。即消。沙隨先生亦患此證。卒以此方授之。亦一服而愈。按此一段。忘却在何書鈔來。因即以此原紙授居停主人。如法製服。五日而霍愈。古方之有用如此。因急筆記之。

### 洗眼神方

暗室燈書載一洗眼神方云。山西太原守藥景錫。失明十九年。忽有神人傳一靈方。用厚朴五分。清水一椀。煎至五分。洗之即愈。復為山東萊州守。未洗之先。須齋戒沐浴。將洗之際。須迎日光焚香。一日三次。其方已傳七代。治好者指不勝屈。其方簡便易行。必有益也。日期為正月初三日。二月初六日。三月初三日。四月初五日。五月初

五日。六月初四日。七月初二日。八月初九日。九月初十日。十月初三日。十一月初四日。十二月初四日。

### 屠蘇酒方

或問屠蘇酒之義。記得七修類稿中有之。屠蘇。本古庵名。當從广字頭。廣雅。庵作廡。蘇二字。孫思邈特書此二字於己庵。集韻云。屠蘇酒。元日飲之。可除瘟氣。亦作屠蘇。今人因思邈庵中。出辟疫之藥。遂有屠絕鬼氣。蘇醒人魂之說。可笑也。嘗憶得三方。方上。有此藥酒。用大黃配以椒桂。蓋孫思邈出庵中之藥。與人作酒。因遂名為屠蘇酒耳。其方。為大黃桔梗白朮肉桂各一兩八錢。烏頭六錢。菝葜一兩二錢。各為末。用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懸沉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旦。出藥置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戶中飲之。先從少起。多少任意。一方加防風一兩

### 折骨傷方

紀文達師曰。交河黃俊生言折骨傷者。以開通元寶錢燒而醋淬。研為末。以酒服下。則銅末自結而為圈。周束折處。曾以一折足難試之。果接續如故。及烹此雞。驗其骨。銅束宛然。此理之不可解者。銅末不過入腸胃。何以能透膜。自到筋骨間也。惟倉卒

間此錢不易得。後見張鷟朝野僉載曰。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令取銅末酒服之。遂痊平。後因改葬。視其脛骨折處。銅末束之。然則此本古方。但云銅末。非定用開通元寶錢也。

### 被毆傷風方

紀文達師又曰。凡被毆後。以傷風致死者。在保辜限內。於律不能不擬抵。呂太常含暉嘗刊一祕方云。以荊芥黃蠟魚鱉三味魚鱉炒黃色各五錢。艾葉三片。入無灰酒一椀。重湯煮一炷香。熱飲之。汗出立愈。惟百日內不得食雞肉耳。此一方。可活二命。須廣布之。

### 小兒吞鐵物方

漳浦蔡文恭公嘗語人曰。吾校四庫書。坐訛字。屢經奪俸。惟二事。得校書之力。吾一幼孫偶誤吞鐵釘。醫家以樸硝等藥。攻之不下。日漸尪瘠。後因校蘇沈良方。見有小兒吞鐵物方云。剝新炭皮。研為末。調粥與小兒食。其鐵自下。依方試之。果炭屑裹鐵釘而出。乃知雜書亦有益也。

### 治喉驚方

黃霽青曰。族兄秋坪室錢氏。素患喉鷲。喉鷲者。喉間起疱。腫痛甚者。兩兩脹塞。名為雙鷲。勺水不能下咽。治稍稽緩。呼吸氣閉。往往致斃。錢所患類是。屢治屢發。恒苦之。秋坪嘗自粵東歸。於江山舟次。聞同舟人有談奇症。及治喉鷲方者。云。斷燈草數莖。纏指甲。就火薰灼。俟黃燥。將二物研細。更用火逼壁虱即臭虫十個。一并搗入。為末。以銀管向所患處吹之。極有神效。因關心而默記焉。及歸。錢恙復發。較前尤劇。醫者束手。憶及舟次所聞之方。亟依法製治。數吹後。則雙疱忽潰。嘔吐膿痰盈許。旋即平復。嗣是遂不復發。秋坪嘆為神效。真不啻仙方云。按指甲燈草。本喉症應用之品。至合壁虱為三味。則古方所未有。不知所述者。從何處得來耳。又喉間方覺脹滿起疱者。急以食鹽自搓手掌心。鹽乾復易新鹽。搓之數刻。即消。此亦極簡便之方。而極有效。曾屢經試驗者也。

### 治痰迷譫語方

李萬峰太守景暉曰。凡譫語者。皆心為痰所迷。應用鮮豬心一具。將辰砂一錢。甘遂二錢。合研為末。藏豬心中。外用牛糞煨熟。取出藥末。和作兩丸。再將豬心煮汁。和丸吞下。即愈。時蘇州有人患痰迷病。服此方而愈。李所目擊。故轉以告余。因記之。

治積受潮濕四肢不仁方

歌訣云。十大功勞三兩重。八稜麻根五錢輕。淫羊藿與千年健。紅花當歸五加皮。陳皮六味俱三錢。一共八味煎濃汁。配入陳燒四斤足。再加無灰酒十斤。封壘七月隨量飲。一月之後見奇功。此方係揚州異人所傳。聞葉筠潭方伯服之有效。

止血補傷方

姚伯昂總憲竹葉亭雜記曰。余姪壻張子畏太守。官農部時。赴圓明園畫稿。車覆。輿夫為輪所壓傷。兩腎子俱出。以為無救也。余適在朝房。以語申鏡汀前輩。申亟錄一方見示。且言昔親見兩舟子。持篙相鬪。篙刺額角而穿。以此藥敷治之而愈。其藥止痛止血。且不必避風。余急照方配藥。令輿夫敷之。半月而愈。復以治刀箭馬蹄跌傷。無不驗。其方用生白附子十二兩。白芷天麻生南星防風羌活各一兩。各研極細末。就破處敷上。傷重者用黃酒浸服數錢。青腫者水調敷上。一切破爛皆可敷之。即愈。地方官若能於平時預製。以治鬪毆傷。可活兩命。價不昂而藥易得。亦莫便之陰功也。

屏賊盜咒

伯昂總憲又曰。山東李鼎和傳。得屏盜賊咒語。羈旅路宿。頗可預防。咒云。七七四十九盜賊滿處走。伽藍把住門處。處不着手。童七童七。奈若何。於清晨日出時。向東方默念四十九遍。勿令雞犬婦女見之。



歸田瑣記卷二

清 福州梁章鉅撰

致劉次白撫部 鴻翔書

道光壬寅春初引疾得請。於秋仲歸抵浦城。有致劉次白撫部一函。語頗切直。而有關係。非同尋常尺素書也。因附錄於此云。某自引疾得請後。應即旋閩。因儗裝之頃。忽聞浙東喫夷猖獗。大帥奔回杭州。錢塘江一帶戒嚴。莠民乘機劫殺。行旅相戒。裹足不得。已暫至揚州避之。嗣因揚城警報踵至。探知夷踪已迫焦山口。復踉蹌挈家於六月初渡江。時京口草木皆兵。一葉扁舟。從鋒鏑中奪路而出。甫過丹陽。即聞鎮江府城已被夷兵攻破。道途梗阻。幸途遇帶兵大帥齊禮堂參贊慎。北來救援。某與參贊曾為甘隴同寅。承其沿途擁護。星夜趨馳。得以安抵蘇州。復連夜乘潮至富陽。神魂始定。六月杪。至衢州。探聞江南大吏。以千萬金錢與喫夷議和。許其於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四省。設立馬頭互市。業經奏准。嗚呼。此乃城下之盟。不得已權宜之計。惟我 皇上如天之德。深憫東南百姓。久遭荼毒。勉從疆吏所請。使民氣得以小蘇。兄薄海含生。負氣之倫。無不感頌。 皇仁而咨嗟太息於臣工措理之失當也。七

月初至浦城。本擬即日買舟順流歸里。忽聞倭夷復欲在福州添設一馬頭。執事已為據情奏請。不勝駭愕。且聞省垣紳戶紛紛各為搬移之計。因此觀望不前。繼聞此事已奉中旨再三駁飭。仰見聖明覆載無私。洞鑒於萬里之外。俾濱海臣庶均各安耕鑿於堯天舜日之中。為之額手稱慶。乃不數日。又聞執事以此事頂奏。求順夷情。則誠某之所不解也。試問執事。夷情重乎。民情重乎。夫前此之准議和。乃我皇上之順民情。以順夷情。此經中之權。史傳中屢有之。今此之請添馬頭。乃執事之拂民情。以順夷情。果何說以處此。民為邦本。執事於本末之分。順逆之理。亦曾熟思而審處之乎。且此事本末至易明也。以省分論。福建不能先於江南浙江廣東也。以富強論。福建不能勝於江南浙江廣東也。乃江南浙江廣東。每省只准設一馬頭。而福建一省獨必添一馬頭。以媚之。此又何說以處之。且江南之上海。浙江之寧波。福建之廈門。廣東之澳門。本為番舶交易之區。而福州則從開國以來。並無此舉。今以亘古未聞之事。而為恭奉外夷之故。強率吾閩數十萬戶商民。必與上海寧波澳門一律辦理。於國計民生政體。均所未安。此又何說以處之。况中原濱海各省。不一而足。倘該夷援福州之例。於山東索登州馬頭。於直隸索天津馬頭。於遼東索錦州。

馬頭則概將唯命是聽乎。况外番如暎夷者亦不一而足。倘各外番並援暎夷之例亦於濱海各省請分設馬頭則又將唯命是聽乎。且福州省城外距五虎門大海尚有百十里之遙。蘇州省城外距常熟海口不過百里。浙江省城外距龔赭海門亦不過百里。廣州省城則外距澳門不過數十里。若皆以海道可通之故各援福州之例並請於各省會分設馬頭。又何詞以拒之。且執事亦知該夷所以必住福州之故乎。該夷所必需者中國之茶葉而崇安所產尤該夷所醉心。既得福州則可以漸達崇安。此間早傳該夷有欲買武夷山之說誠非無因。若果福州已設馬頭則延建一帶必至往來無忌。某記得道光乙未年春夏之交該夷曾有兩大船停泊臺江別駕一小船由洪山橋直上水口。時鄭夢白方伯以乞假卸事回籍在竹崎江中與之相遇。令所過塘汛各兵開礮擊回。則彼時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於武夷可知。此時該夷氣餒視十年前更甚。得隴望蜀人之常情。况犬羊之無厭乎。此局果成其弊將有不可殫述者。願執事合在城文武各官及在籍老成紳士從長計議極力陳奏必可上邀俞旨。下洽輿情。使暎夷知中國不可以非理妄干。自當帖然聽命。甚不願後日以盧龍之責歸咎於當時之大吏及士大夫也。敢拜下風伏惟垂鑒幸甚。

按是時吾閩怡悅亭督部方巡臺灣遠在海外省中事務統歸次白撫部主持余在江蘇藩任時次白為太湖同知曾以濬河便民薦舉加知府銜次年復以計典卓薦擢守徐州洊至開府以余所舉主執弟子禮頗恭故余不憚傾倒言之次白雖不以為忤而迄不能見諸施行頃聞倭夷竟相挈入省城與大小官吏相通謁且佔住烏石山上之積翠寺設牙旗鼓角民間驚擾官吏不知所為至是始追咎於始謀之不臧而不幸余言之中也悔何及矣

砲說

倭夷之滋擾羊城也余適在西省梧州帶兵防堵前後選運大砲自三千斤至八百斤不等凡四十座解往廣州協濟皆經奏明令事平仍運還各處嗣聞或失於賊或沉於海無一座還西者既量移蘇撫復在上海防堵嘗與陳蓮峰提戎並騎由吳淞海岸一帶查演各砲大小不下百十座又在上海城中親督局員開鑄新砲亦不下數十座次年倭夷長驅直入城內外各砲盡歸烏有議者遂謂中土之砲遠不敵倭夷之砲此非探本之言也夷船之先聲奪人者莫如桅頂之飛砲廈門及寶山之隘皆由於此其火光迸射縱橫一二丈恃以攻敵則不足用以驚敵則有餘故統軍者

驚奔而衆無不潰矣。此孟子所謂委而去之者。今日軍中全坐此病。則又何我砲被砲之分乎。自軍興以來。各省所鑄大砲。不下二千座。虎門。廈門。定海。鎮海。寶山。鎮江之隘。每省失砲約四百餘座。其為夷船所得者。約千五六百座。廈門之戰。我軍開砲二百餘。僅一砲中其火藥艙大艘。轟裂沉海。夷船遂退。是數百砲。僅得一砲之力也。定海之戰。萬總兵開砲數日。僅一次擊中其火輪頭桅。即斂側退竄。是亦數百砲。僅得一砲之力也。但使砲發能中。則我砲亦足破夷。如發而不中。即夷砲亦成虛器。夷艘及火輪船。多不過數十。大小杉板船。亦不過數十。但使我軍開數百砲內。有數十砲命中。即可傷其數十船。沉一船。可殲數十人。壞一船。可傷數十人。尚何夷砲之足畏。如發而不中。則虎門所購夷砲二百座。其大有至九千觔者。何以一船未傷。一砲未中。是知砲不在大。亦不在多。並不在專仿洋式之砲也。或言砲之能中。專在準頭。兼由地勢。余謂此亦非確論。陸戰之砲。須定準頭。而水面之船。則無定勢。昔人所謂以呆砲擊活船。何能必中。地勢之說似矣。然余曾親登寶山砲台。正當大海入港之口。不高不低。既無突出水面之危。又無四面受敵之慮。嘗與蓮峰提戎坐談半晌。深歎昔人相度之善。克成天險之形。似他處砲台。更無如此之得地勢者。而虛砲一轟。全

軍皆潰。又何說乎。故曰。兵無常形。地無常勢。果能衆志成城。則又何砲之不可用乎。辭官歸里後。有詢問夷情者。率以畏砲為言。因據所知告之。

### 家居

古人家居。每相戒不入州府。當官枉顧者。必閉門不納。此高人退士所尚。若曾任顯職者。則不盡然。居是邦而事賢友仁。就高年而采風問俗。於禮原不禁往來也。惟余前後兩次。皆以引疾假歸。疾雖少間。亦未便輕出。酬應諸大吏。有辱駕問訊者。無不款接。而從不敢登門謝步。但走伴以一刺相報而已。戚好中尋常慶賀。亦一概不行。惟偶有以酒食相召者。則無不往。應人多唾之。以為既省往來而復赴。飲召。何以為守禮。余笑答之曰。禮時為大。稱次之。余本以疾歸。酬應則有勞形之苦。飲燕則收頤養之功。於養疴最宜。亦最稱。如之何其禁之。語所謂暗合道妙者。而反以此相詆譏。抑何其不諒乎。

### 請鑄大錢

余在廣西巡撫任內。曾有請鑄大錢之奏。為戶部議格不行。嗣由江蘇巡撫任內。引疾得請。於陳謝摺內。復申此說。則留中未發。比年於邸報中。知某御史亦有以此事

陳請者。大約亦必被部駁不行。韓詩所謂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媿望者。蓋不自今日始也。今年回福州。廖儀卿觀察鴻藻亦主此議。知余已經入告。索閱舊

稿。因並錄前後二稿示之。近日復讀吾鄉許畫山作屏青陽堂文集中。亦有請鑄大

錢一疏稿。畫山官職非可奏事。當是為某大僚所擬。或僅存其說而未發。或已經奏

入而未行。均不可知。其疏後所擬十款。則皆切實可行。有輔余前稿所未及者。急備

錄之。以待施行者採擇焉。一曰。嚴收銅。收銅之法。不在嚴刑而在重價。令各直省

州縣軍民人等。按東西南北四鄉分。春夏秋冬四時交銅。除佛像不毀外。一切紅銅

器具。盡行交官。官照庫秤。設秤二面。委就近之吏目巡檢典史等員。監督妥書。眼同

該花戶。當堂稱准。隨即散給領價執照。每觔給銀六兩。照內將銅觔銀數。開載分明。

期以第三年。仍按方按時。赴官支領。如有不肖官吏。抑勒銅觔。剋減銀價。許該交銅

各花戶。赴就近道府衙門呈控。審實。按贓。依枉法科罪。交銅之後。各花戶倘尚有不

實不盡者。限一年內。許陸續呈繳。一年以外。州縣官率同所屬吏目巡檢典史等員。仍

按東西南北四鄉。依春夏秋冬四時。分路嚴查。如有隱匿紅銅一觔以下者。罪杖一

百。一觔以上者。罪滿流。十觔以上者。發近邊充軍。有能提銅首報一家藏匿紅銅十

觔以上者。審實。官給首報人賞銀二十兩。五觔以上者。給首報人賞銀十兩。如虛。予杖八十。銅收盡後。由該州縣運送各該省藩庫存貯。運費。每銅觔。在藩庫領脚費銀五分。似此。既以重價鼓舞之於前。復立嚴刑督責之於後。天下紅銅。自然盡歸於官矣。二曰。嚴採銅。採銅之法。令天下凡採紅銅之山。由督撫轉委道府大員。監採。如有透漏銅觔者。本犯按數科罪。一觔以下者。杖一百。一觔以上者。滿流。五觔以上者。發近邊充軍。十觔以上者。絞監候。監採道府。訊不知情。依失察從重議處。如或知情。故縱革職。或通同舞弊分贓。計贓。准枉法論罪。停採之時。嚴行封閉。請專設守鑛官一員。以正八品佐貳等官主之。就近建置衙署。以便巡查。倘有奸徒私行盜採者。准透漏銅觔律論罪。守鑛官論罪。亦與監採之道府同。緣民間紅銅。現存較少。誠恐不足以供鼓鑄之用。故須隨時開採。以廣財源也。三曰。精選銅。選銅之法。請專用紅銅。我朝五代之錢。惟雍正錢。間有用紅銅者。然多經私毀。改造銅器。民間現存者。百不得一。餘順治康熙乾隆嘉慶。並前代偶存古錢。皆係白銅。與紅銅銅色迥別。奸民即欲毀小為大。希圖重利。而劑色不同。無能參亂。此專用紅銅。所以絕盜鑄禍本也。四曰。妙給價。給價之法。每銅觔。既定給銀六兩。如必關支。國帑。則數無慮千



萬一時斷難應給。今定以交銅之第三年正月，令各直省藩司將各州縣所解到銅。開局鼓鑄，先鑄當十大錢，及當五百大錢當千者，作銀一兩。當五百者，作銀五錢。每花戶交銅一觔，給當千者三枚，計作銀三兩。又給當五百者六枚，計作銀三兩。其合銀六兩，似此以民之利，還之於民。民間輸銅一觔，即得銀六兩，不須損上，自然益下。此所謂藏富於民者也。五曰擅贏餘。贏餘之法，每銅一觔，可鑄當十大錢八枚，作銀八兩。除鼓鑄工料之費，每銅觔去銀四錢。又除州縣運銅腳費，每銅觔去銀五分。運錢腳費，每銅觔去銀五分。共去銀五錢。實存銀七兩五錢。今以六兩給花戶，作銅價。計每銅觔淨餘銀一兩五錢。通計各直省，共一千三百餘州縣。每州縣通算，約三萬家。家輸紅銅約五觔，每縣可得銅十五萬觔。各直省通算，約可得銅一萬九千五百萬觔。每銅觔餘銀一兩五錢。通算約得銀二萬九千二百五十萬。且隨時開採，每得銅一觔，除鑛費運費鼓鑄各等費，總可淨餘銀六兩有零。此則不資之富，取之無窮，不須損下，自然益上。是又所謂藏富於君者也。六曰精鼓鑄。鼓鑄之法，當十大錢，陽文。右曰當千。左曰重二兩。陰文。曰嘉慶通寶。當五百大錢，陽文。右曰當五百。左曰重一兩。當三百大錢，陽文。右曰當三百。左曰重六錢。當二百大錢，陽文。右曰當

二百。左曰重四錢。當百大錢。陽文。右曰當百。左曰重二錢。陰文。皆同。皆用漢文楷書。以便民間別識。由戶部先精製錢樣。頒發各直省。省立一局。委道員監鑄。銅劑首要潔淨。鼓鑄必極精緻。輪廓必要分明。肉好亦要均得。倘有雜和鉛錫。及鑄不精工等情弊。將該監鑄之員。嚴審定擬。果有侵蝕銅觔。照壞亂錢法罪。絞監候。七曰。審銖兩。銖兩之法。每銅觔鑄當十大錢三枚。枚重二兩。計三枚。共重六兩。鑄當五百大錢四枚。枚重一兩。計四枚。共重四兩。鑄當三百大錢四枚。枚重六錢。計四枚。共重二兩四錢。鑄當二百大錢六枚。枚重四錢。計六枚。共重二兩四錢。鑄當百大錢六枚。枚重二錢。計六枚。共重一兩二錢。每銅一觔。共鑄五品錢二十三枚。共重十六兩。似此大小輕重。各依其直。折半遞減。奸民即欲燬小為大。竊取厚利。而銖兩適合。並無贏餘。無可為利。盜鑄之源。不禁又絕矣。八曰。禁剪鑿。剪鑿之禁。依古有之。今令如有剪鑿輪郭而損缺者。或有盜磨錢質而取鉛者。重不如其文。皆廢勿用。其敢於作奸損壞之人。准左右隣及地保族屬人等舉首。審實。賞舉首人當十大錢。五十枚。作奸損壞人。准盜鑄律論罪。九曰。廣流通。流通之法。令當十大錢。作紋銀庫平一兩。當五百者。作銀五錢。當三百者。作銀三錢。當二百者。作銀二錢。當百者。作銀一錢。其奇零

小用。仍照現在當一制錢。以便行使。凡民間交易。皆准此定價。永遠遵行。並農民完糧。商人納課。俱准作銀。照數輸將。其有牙行市儉。敢于把持。抑阻者。一經發覺。照違制律。從重發。近邊充軍。十曰。慎示信。示信之法。於未收銅之先。由戶部刊刻頒發。各直省告示。令民間除佛像不毀外。凡一切紅銅器具。盡行呈繳。按東南西北四鄉。分春夏秋冬四季。該花戶親自賣銅。赴各州縣衙門。眼同官胥稱准。州縣官每日委吏目典史等官。督同當堂上兌。兌明。隨給各花戶領價印照。每銅觔。給價紋銀六兩。將銅觔銀數。開載分明。期以交銅之第三年。仍按春夏秋冬。赴官領價。倘該管官吏。有抑勒銅觔。剋減銀數等情。許該花戶。就近道府衙門。喊告。該道府。即行嚴訊。審實。按數。以枉法贓論罪。軍民人等。如有呈繳未盡者。准一年內續交。一年以外。該州縣官。及所屬之吏目。巡檢典史等員。分路親赴嚴查。倘花戶等。敢於隱匿不繳者。查出每銅一觔以下者。予杖責。一觔以上者。滿流。十觔以上者。發近邊充軍。有能持銅呈首者。酌量銅觔多少。官予賞銀。此戶部刊刻頒布收銅給價之明示也。此示。只明告。以交銅之利。匿銅之罪。不必令民間預知。將以更鑄大錢。以防匿銅不交之弊。俟銅觔清收之後。於第三年春初。再由戶部刊刻頒布各直省。改鑄大錢告示。凡新收

紅銅精選潔淨。令各直省巡撫。委道員就省開局鼓鑄。當十大錢。枚重庫平二兩。作紋庫銀一兩。當五百大錢。枚重一兩。作銀五錢。當三百大錢。枚重六錢。作銀三錢。當二百大錢。枚重四錢。作銀二錢。當百大錢。枚重二錢。作銀一錢。凡民間交易。并完糧納課。俱准依數作銀。作錢。兩下行用。其奇零小數。仍用常行當一制錢。以便行使。自更鑄之後。永遠遵行。萬年不易。倘有牙行市處。膽敢阻抑者。一經發覺。照違制律。從重發近邊充軍。仍將錢樣。依式刊示於後。注明非真足紅銅。及重不如其文者。准勿用。以防盜鑄雜鉛及剪鑿諸弊。此戶部刊刻頒發改鑄錢文。永遠遵行之明示也。

按余在廣西陳奏此事。初奉到 批回。交部議奏。而部中准駁。尚未奉有明文。因復私擬一稿。以備續陳。既奉部行。以現在錢法無弊。毋庸更張。則後稿亦遂束之高閣。茲并錄附。以示儀卿云。伏思錢法為濟時急需。而銅政實為錢法根本。銅之來路不充。而日勤鼓鑄之事。銅之去路不禁。而徒嚴盜鑄之條。猶非拔本塞源之計也。夫以甚有用之銅。而聽其為民間私家不急之物。古人所謂貨惡其棄於地者。莫此為甚。大約風氣之華靡。以漸而開。由今追溯四五十年前。銅之為用尚少。比年則銅器充斥。而東南數省為尤甚。如一煖手足之爐。雖小戶亦家有數具。一閨閣之鏡。乃徑

寬至一二尺。重至一二十觔。一盥盆。一炭盆。一壺。一鏡。動重數觔。又如大小鉦。鏡。與鼓相配而鳴者。為歲首戲樂之具。從前雖富戶。乃有之。近則中小戶。亦多有之。舉此三數端。則其餘可以概見。皆由豪家相尚。踵事增華。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而於是省會之銅器店。以百計。郡城以數十計。縣亦不下數家。至究其銅所由來。並非經商販運。間有以廢銅易錢者。亦千百中之一二耳。然則其銅何自而得乎。則皆銷燬制錢而為之也。近日市中行用。不見有順治康熙雍正三朝之錢。即乾隆嘉慶錢。亦甚寥寥矣。非皆燬而為器之故乎。然則居今日而議錢法。舍禁民間銅器。其流不得而塞。即其源無由而清。然徒禁之而抑令呈繳。甚至不繳。則從而搜括之。則滋擾之弊。亦不可不預為之防。且常用之物。驟為厲禁。亦無以服小民之心。竊以為宜令牧令設局公堂。以漸收買之。十里以內。限一月。十里以外。限兩月。皆輸繳淨盡。每觔議定給以價銀若干。如是。則民不擾而浮議亦不起。雖然。山僻小縣。庫中附貯之項。皆別有所抵。所徵地下。則隨徵隨解。安得餘銀以為收銅之資。竊又以為宜從權變通。准其開常平倉。或即照銀價。以穀給民。或出糶得錢以給之。隨時變通。民亦可以無擾。總在奉行之得人耳。收銅既淨。遠者或令銷鎔。近者或即以原物徑解省城總局。然

後酌量分別。約上等銅若干。可鑄當千當五百錢。中等銅若干。可鑄當百當五十錢。下等銅若干。可鑄當十當五錢。不過數月。便可集事。但鑄造磨礪。必極工緻。而米炭工費。必照時價給發。使鑪匠有以養身家。然後行之可久。如現在各直省錢局之價。尚是照康熙年間舊定者給發。其中賠貼太甚。則其弊更不可言。是亦所當議及者也。

### 鯤鯨

許畫山青陽堂文集中。有延師說一首。蓋吾鄉近事也。說云。閩有富室。欲延師教子。訪之三年矣。始得一老宿。歲供百金。其子業南華者也。初授以逍遙遊。請曰。鯨何魚也。師曰。小魚也。富翁竊聽而笑之。越三月。業及庚桑楚。又請曰。鯢何魚也。師曰。大魚也。富翁大笑曰。魚之大小。尚不能辨。也是可與卒業乎。辭之去。世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如此富翁矣。雖老師宿儒。曾不能以享百金之食也。可慨也夫。按畫山之責富翁誠是矣。抑其師亦不能無咎焉。爾雅釋魚。鯨魚子也。國語魯語。魚禁鯢鯢。此鯢為小魚之說所本也。左傳宣十二年。取其鯨鯢而封之。注鯨鯢。大魚名。此鯢為大魚之說所本也。然逍遙遊之鯢。明為大魚。庚桑楚之鯢。明為小魚。彼老師者。獨不顧

文而思義乎。則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實惟其師當之。於富翁何責焉。

### 飲量

蒲城近日風氣。遠不如昔。不但談藝無人。即豪飲者亦少。文字飲更不待言。求如三十年前。祖舫齋師之雅懷雅量。杳不可得。舊時門士。落落如晨星。壬寅秋初寄廡時。有黃懋昭廣文訓者。可稱大戶。其時李述堂運副。亦相伯仲。而意專角勝。終席叫喚。即其內不足之徵。踰年。則述堂遠出。懋昭酒力亦驟退。惟李堯文廣文松雲尚堪自張其軍。一時遂無能出其右者。述堂嘗問余服官中外。所值酒侶。果可當大戶者有若干人。余曰。里居時。惟見閩邑令海豐張曦亭映斗者。餉客以茶陪飲。以火酒兩杯對舉。並盡。後客來復然。可以終日不倦。通籍後。則惟同年安化陶文毅公。飲量食量。並洪。嘗言火酒或可醉人。黃酒自可無量。平生並不知醉鄉為何似。在安徽藩任時。嘗與孫平叔中丞。以火酒角量。自辰至亥。孫已酩酊。而公仍陽陽如平常也。述堂曰。京中諸巨公先生。自不乏真大戶。可能舉其人否。余曰。此則吾師紀文達公詳言之矣。師云。酒有別腸。信然。八九十年來。余之所聞者。以顧俠君前輩稱第一。繆文子前輩次之。余所見者。先師孫端人先生。亦入當時酒社。先生自云。我去二公中間。猶可

著十餘人。次則陳白山前輩與相敵。然不以酒名。近時路晉清前輩稱第一。吳雲巖前輩亦駸駸爭勝。晉清曰：雲巖酒後猶溫克。是即不勝酒力。作意矜持也。驗之不謬。同年朱竹君學士、周稚圭觀察皆以酒自雄。雲巖曰：二公徒豪舉耳。拇陣喧呶。潑酒幾半。使坐而靜酌。則敗矣。驗之亦不謬。後輩則以葛臨溪為第一。不與之酒。從不自呼一杯。與之酒。雖盆盞無難色。長鯨一吸。涓滴不遺。嘗飲余家。與諸桐嶼吳惠叔等五六人角。至夜漏將闌。衆皆酩酊。或失足顛仆。臨溪一一指揮僮僕扶掖登榻。然後從容登輿去。神志湛然。如未飲者。其僕曰：吾相隨七八年。從未見其獨酌。亦未見其偶醉也。惟飲不擇酒。使嘗酒亦不甚知美惡。故其同年以登徒好色戲之。然亦罕有矣。惜不及見。顧繆二前輩一決勝負也。端人先生恒病。予不能飲。曰：東坡長處學之可也。何併其短處亦刻畫求似。及余典試得臨溪。以書報先生。先生復札曰：吾再傳有此君。聞之起舞。但終恨君是蜂腰耳。前輩風流佳話如此。近今則如廣陵散。渺不可追矣。

### 食量

相傳 國初徐健菴先生食量最宏。在京師數十年。無能與之對壘者。及解官言歸。



舉門生醜餞之。謂將供一日醉飽也。安一空腹銅人於座後。凡先生進一觴。則亦倒一觴於銅腹。以至殺載羹湯皆然。銅腹因滿而倒。換者已再。而先生健啖自若也。乾隆年間。首推新建曹文恪公。秀先。次則達香園大宗伯。椿。人言文恪肚皮寬鬆。必摺一二疊。飽則以次放摺。每賜喫肉。准王公大臣各携一羊腿出。率以遺文恪。轎箱為之滿。文恪取置扶手上。以刀片而食之。至家則轎箱之內已盡矣。香園宗伯家甚貧。每餐或不能肉食。惟買牛肉數斤。以供一飽。肉亦不必甚爛。略煮之而已。宗伯人極儒雅。惟見肉至。則喉中有聲。如貓之見鼠者。又加厲焉。與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風俗。親戚壽日。必以燒鴨。燒豚相餽遺。宗伯每生日。餽者頗多。是日但取燒鴨。切為方塊。置大盤中。宴坐。以手攫啖。為之一快。

曼雲先兄家傳

道光甲辰春。編刻曼雲先兄秋竹齋詩存九卷。既成書。僉謂不可無序。余何敢序。兄詩。顧念兄之行誼。惟余知之最悉。不可以無言。因撫拾其事。為家傳一首。附焉。傳曰。公姓梁氏。初名雷。成進士後。改今名。字春中。一字曼雲。又字曼叔。晚號江田。伯父茂才。叶所公之第三子也。叶所公精於星命之學。於其誕之月前數日。語家人曰。若生

於某日某時。必非凡格。已果應期。實乾隆之辛卯年辛卯月己卯日丁卯時也。幼慮其弱。不督之學。十齡即可應童試。禁弗使出。而向學益勤。光州吳杏亭先生來督閩學。聞其為文章宗匠。銳欲入試。諸季父私縱之出。遂得補弟子員。嗣丁叶所公憂。三季父岱巖公作令黔中。携與俱往。踰年為甲寅。聞有恩科。遂解歸。與同懷伯兄虛白公及章鉅同舉於鄉。是科功令新舉人歸督部覆試。揭重榜於鼓樓上。冠其曹。嘉慶己未成進士。殿試以十卷頭引。見入翰林。是年秋開實錄館。座主大興朱文正公領其事。精擇儒臣二十八人。奏為纂修。公以新庶常。獲與茲選。前後所僅見也。在館日。屢被紗葛瓜果之賜。又內發摺疊扇數十柄。勅館臣之工楷法者分書之。公亦在選。散館一等。授編修。是冬乞假省母。座主長沙劉文恪公敦留之不得。文恪嘗與人曰。梁三品學。事事稱吾意。惜其不能飲酒。無以傳吾衣鉢耳。雖一時戲語。亦足見其契分之深矣。歸里未數月。值滿洲文遠奉少宰督浙學。招之入幕。時撫浙者為儀徵阮相國。皆座主也。公往來兩節署。請業請益。所學愈進。既又以省母辭歸。旋丁內憂。以二親不葬。又體中多病。遂不復出。公幼穎異。見解多出人意表。六歲學書。即能摹懷仁聖教序。叶所公欲令專意楷書。授以快雪堂本樂毅論。學之經年。

一日瞿然曰。此非右軍書也。乃舍去。泛濫學篆隸。而書益工。兼精篆刻。又旁通繪事。偶作寫生花卉。以憚南田設色太濃。每以淡遠相勝。然不多作。零練片楮。人皆寶之。中年自以生性下急。欲託琴德。以自養其天。學之輒有得。有以古琴一具來售者。背刻光化二年字下。有升字押。物主轉以相質。公審之。知為唐昭宗年間所製。升字或是雷升押字。驗其二三徽。吟聲極清長。非千年物不能。因囊空不能購。薦之友人。以價廉不之貴。遂為俗流所得。公惋惜累日。作詩閔之。鄉里多詫其事。生平篤於友誼。然性落落寡合。不喜與顯者往來。里居時。與曾禹門奮春廖佩香英為貧賤之交。二君皆詩人。時以唱和相劇切。佩香早卒。公為營墓山中。督工四十餘日不倦。執杵者皆感激相勸用力。事畢。題其墓門曰。黃壤可憐埋傲骨。青山常遣伴吟魂。在京師時。惟其同年蕭山湯敦甫金釧高郵王伯申引之涿州盧原山坤通州白小山銘桐城吳春麓廣枚武威張介侯澗為道義文字之交。歸里後亦斷絕音問。數人中。有持節來闕。君則亦彼此不通一刺。足跡不入州府。有過訪者。輒拒不納。以此得孤傲名。閉戶讀書。謝絕人事。於醫卜堪輿之學。靡不宣究。自言窮經非力所能。雜考據亦性所不近。惟論史及論詩。似別有會心之處。故今所存詩。咏史之作。居其半。二十許歲時。

嘗自錄所作古近體一帙。屬章鉅轉呈同里鄭蘇年先生。先生極賞異之。詳加評論。勗之以理性情。精學問。公為之心折。自是守先生之指授。終身不忘。詩亦日進。五十歲外。始勒成定本。意欲託章鉅以傳於世。見於自叙中。時章鉅方宦遊南北。公書未及達。遽歸道山。年僅五十有七。越十餘年。章鉅再歸田。從福州老屋中。檢取遺稿。其孤兒乃出秋竹齋吟卷兩帙相示。則皆公所手錄。塗乙之痕滿紙。因費旬餘日之力。鈔一副本。而刪其憤懣率易諸篇。次為八卷。附以館課試律一卷。合成兩帙。已足以存公之生平。然非篤於情。復深於學者。未易覘其底蘊。惜蘇年先生不及見其成也。因屬其門弟子王亦蘭校付梓。人以質世之知詩者。聞此外雜著。尚有陳氏古音考訂。讀詩考韻新譜。四書偶識。史漢眉評。說文小箋。難經發明。兩漢魏晉宋齊詩式。全唐詩隨筆。唐人風格集。杜園說。杜韓詩細蘇詩鈔。以及四書文稿。尚不下數十卷。藏其壻何朏。邁孝廉家。論曰。公性孤介。寡交游。薄滋味。自言臟腑清虛。食愈少。而身愈快。眠愈少。而神愈清。余常謂公平生有數反。家無常物。而用財如泥沙。不計有無。至錙銖之入。輒相顧動色。不苟取。下於己者。煦煦相歡。暱。即窮獨孤寡。惴然恐不當其意。而不喜與權貴豪富交。稍不稱心。即怒形於色。以故人多望而畏之。而有時坦易。

之處則又不可測以恒情此其所以雖踐清華而終歸窮困也憶余與公同上公車以己未元日過杭州西湖初游淨慈繼至靈隱公挈余坐冷泉亭上徘徊瞻顧恍有所思余欲與公同進寺門促之至再公堅不入余頗訝之歸舟中詰其故公曰昔曾夢游一大寺甫至門寺中鐘鼓並作有僧眾謹迎曰老和尚歸來矣我曰我尚有未了之事此時無暇留此遲三十年可也今日見寺門宛然夢境是以不欲入耳然則公前身其僧矣余又烏從而測之

### 壽序

甲辰中秋接劉次白撫部來函以余七十壽辰擬欲製一序文為祝既又思壽序非古尤非所宜於大人先生現在重編文集僅存祝女壽者數篇其前所存壽序已盡行刪去今僅成七言律詩二首奉寄云經濟文章兩不磨八閩靈氣拱山河思持前後巖疆節惠播東南芟舍歌白首高風疏傅少蒼生霖雨謝公多卅年中外勞經畫道履天教養太和廿四中書比昔賢關心民瘼食為天救荒最著江南策達變能歸海上船論報自應仁者壽辭榮早占福之全師門此日瞻依近願附耆英拜綺筵按兩律矜鍊名貴固是高手然謂壽序非古則不盡然自前明以來名人文集中

此體並未全刪。但須擇其有關係者存之。即與傳記文字無異。即如今秋福州親友

公製一序寄祝。係王雁汀太史慶雲所撰。雖撫部亦極為擊節。此等文自可不朽。余

亦竊冀附傳。豈得以壽文非古。概斥之乎。附錄於後。以質讀者序云。今上即位二

十四年秋七月。吾鄉梁莖林先生七十誕辰。先二年。先生由江蘇巡撫乞疾歸。寓浦

城。至是鄉之士大夫。謀歸先生而不得。則共謀以詩文寄祝。而授間於慶雲。慶雲固

陋。何足以述先生。顧辱先生知最深。不敢以不文辭。梁氏出長樂江田。自前明以儒

世其家。至乾隆間始顯。先生由詞垣。歷樞禁。出典封圻。數歷中外四十年。懸車之日。

神明不衰。天之篤生老成。使享大年。受多祉。乃出於十五世儒冠之家。蓋其所從來

者遠矣。夫人臣事君。大節在進退。惟大臣尤難其進也。委蛇持重。度吾身之可以有

為。而其退也。使臣子知有不可苟之祿。而終不以遠賢之謗。歸之朝廷。是故進亦所

以事君。退亦所以事君。先生自壬戌通籍。還家主講席者將十年。讀書自娛。不汲汲

進取。履外任不六七年。由郡守至方伯。上方嚮用。而先生以疾引歸。既歸之四年。

持旨召授甘肅藩司。擢撫廣西。調江蘇。於是再以疾辭。可以有為而後進。一不可

而遂退。夫以先生受主知。得行其志。而猶難進易退如此。先生之撫江蘇。屬映夷窺

我東南。先生督師駐上海。自吳淞至寶山口。斥堠嚴肅。其經畫有方。尤在縱商民海。舶入港。而不拒以資敵。時軍事屬揚威將軍。先生積憂成疾。乃疏請致仕。聞先生之將引疾也。遇所知。益劇談當代人物。與否泰消長之理。一月之間。封章再上。人莫測所繇。疑有所掇擊者。久之。中旨未下。而先生遂以疾行。先生精吏事。所至有善政。所拔薦。多偉人。官東南久。屢修水利。如泖湖練湖。吳淞孟瀆。為澤甚溥。辛卯。江淮大水。流民失道。先生多方資送留養。凡活六十餘萬人。昔富鄭公在青州。活饑民五十萬。自言勝作二十四考中書。先生功德在人。於是為大矣。生平無他嗜好。以著述為性命。強識博聞。達於國家掌故。其居鄉。以文獻為己任。於經史皆有撰述。尤精文選。旁及藝文雜記。定著若干種。文章潤身。政事及物。惟先生實兼之。今大江南北。喁喁然望先生復出。而先生方以疾解。竊謂先生精神強固。疾既有瘳。且惟上能保全始終。使先生得以疾辭。則亦惟上能愈先生之疾而起之。先生其俯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利臟。專志積精。以適神。頤養天和。相時而動。此則都人士所以壽先生之意也。

歸田瑣記卷二終



歸田瑣記卷三

清 福州梁章鉅撰

閩蠻互稱

福建之為閩自古及今無異。而今西北人或並以蠻稱之。吾鄉士大夫又或並閩之名而不居。而別為稱。曰東越。曰冶南。皆未詳考也。莫古於周禮。八閩七蠻之分。鄭注閩蠻之別也。國語曰。閩。羊蠻矣。按此所引鄭語。史伯之詞。上言荆王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糾。叔逃。難於濮。而蠻季糾自立。乃曰蠻。羊蠻矣。謂叔熊既避難居濮。而從蠻俗也。彼不作閩者。賈疏謂後人轉寫者誤。鄭氏以閩為正。叔熊居濮如蠻。後子孫分為七種。故謂之七閩。然考史記楚世家。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而少弟季狗立。是叔之居濮。在宣王世。周禮為周初之書。安得先有叔熊之後。分七種為七閩之理。且牧誓。武王伐紂時。隨從之國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種。孔傳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杜預左傳釋例。直云。建寧郡南有濮夷。建寧郡。乃蜀漢時改益州所置。其地當屬梁。益在今四川雲南間。七閩果叔熊居濮之遺裔。何地之相隔絕遠耶。許氏說

文云閩東南越蛇種從虫門聲所指東南較漢之在西南為得其實然蛇種之言實不知所據近人有據說文謬稱閩人為蛇種者先叔父太常公笑駁之云漢書明言遷其人於江淮間則今江淮間民乃真蛇種而今之閩產無與焉最為痛快近人無以難之竊思今之連江羅源及順昌諸邑山谷間有一種村氓男女皆椎魯力作務農數姓自相婚姻謂之畬民字亦作余意即漢書所云武帝既遷閩越民於江淮間虛其地其逃亡者自立為冶縣此即冶縣之遺民而畬之音與蛇同豈許氏承訛遂以為蛇種歟且蠻之字許氏亦云蛇種安得蛇種之多如此豈蠻與閩名異實同然周禮又何以七八別數歟竊謂草昧之初南方閩蠻未通中國其人率皆蚩蚩蠢蠢故其字從虫以象之即如古狄字亦從犬至犬戎則直以犬為名又如獯鬻獫狁之類字皆從犬又豈得盡以犬種稱之嘗考山海經謂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蠻東在閩西北則浙西為蠻浙東南為閩審矣閩之置郡始與秦之閩中郡然秦之閩中郡地大實兼得漢會稽豫章二郡之半揚雄揚州箴曰閩越北跟夫東越在禹貢揚州域而云閩越北跟則閩越者南越也文選魏都賦吳蜀二子曰僕黨清狂怵迫閩濮是吳即閩也張協雜詩云閩越衣文蛇李善注引蘇武書曰越人衣文蛇是越即閩也

宋之問早發始興口詩候曉踰閩障。乘春望越臺。是韶州曲江亦閩也。李白題元丹邱山居云。竭來遊閩荒。捫陟窮禹鑿。蠻緣泛潮海。偃蹇陟廬霍。此蓋用史記河渠書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之語。是廬九之間亦閩也。獨孤及邕州馬退山茅亭記云。是亭也。僻介閩嶺。是嶺南西道亦閩也。韓文公送惠師詩。嘗聞禹穴奇。東去覓甌閩。又撰胡珣神道碑云。至閩南兩越之界。夫兩越者。東越南越也。而在閩之南。則會稽豫章皆閩也。史記吳太伯奔荆蠻。號曰句吳。司馬索隱云。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則是古人合蠻閩吳越而一之。若今時封畛攸殊。各有管轄。則不得竟以蠻為閩也。則又何必辭閩之名而不居。而自詡曰東越曰冶南以為古乎。

### 常成二公

韓公作歐陽詹哀辭云。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鳥之樂。雖有長才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由詹始。後人皆據此。謂進士始歐陽詹。而聲教實開自常袞。然考

閩川名士傳及淳熙三山志則閩人之舉進士有薛令之林藻皆在歐陽前而獨孤及集中載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之始至也未及下車禮先聖先師退而歎堂室湫狹數學荒廢懼鼓篋之道寢子衿之詩作是以易其地大其制新其棟宇盛其俎豆俎豆既修乃以五經訓民考校必精絃誦必時於是一年人知敬學二年學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賢不肖競勸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儒風濟濟被於庶政又曰每歲二月上丁習舞釋菜是日舉學士之版視其藝之上下審問慎思使知不足教之導之講論以勗之八月上丁如初禮歲終博士以遜業之勤惰覃思之精粗告於公斂其才者進其等而貢之於宗伯由是海濱榮之以不學為恥公薨之二年太常議以公尊教勸學德洽荒服乃奏諡曰成此段刪節原文按成公者李椅也大曆七年為福建觀察使十年卒官常衮滄閩在建中元年則墓路藍縷李實導厥先路不自常始矣今學宮特立常公祠歲時專祀以為興文之報而成公祀典久缺自李蘭卿都轉彦章始為表彰之都轉以望族之裔而亟為此舉雖私而實公矣

張宜劉升道

余喜搜訪鄉里舊事曩有鈞遊叢話之輯因細碎不能成卷置之篋中茲山居多暇

復加甄錄存若干條。不忍竟以飽蠹鼠也。憶宋劉敞公是集。有寄張宣詩云。張君於禮樂。先進野人也。曩者吾見之。大驚彼何者。鬚眉交蒼白。被服必儒雅。故喜殷周間。不居王鄭下。諸士多及門。之子獨在野。食有脫粟飯。出無款段馬。鄉閭行雖高。時俗知亦寡。昨聞修庠序。造士繫陶冶。斯人宜聘起。可以專楚檣。養賢須勤渠。風教隨周舍。望君萬里餘。誰謂我心寫。注云。福州人。教弟子數百人。多成進士者。今吾鄉士大夫罕能注其名。想此次續修省志。必已詳列之矣。又記得亡友福清郭韶溪學正。曾以劉升道之名詢余。據云係其邑中名人。余無以答之。後偶繙宋劉翌濤山集中。有題水雲亭劉升道福唐所居七律云。沙合南臺會有期。沙邊築屋俯清溪。宋香陳紫丹成後。渭綠湘斑族盛時。長者時懷流水念。老兄元愛白雲知。一塵不到忘言處。雲在青天水在池。此明為閩人而作。但未詳升道里貫。當時言福唐不必專屬今之福清。韶溪欲引為邑先輩之重。故殷殷考訂耳。

陳謹

韓侂胄為相時。常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漫刺求謁者。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胄以禮接之。曆舉水心進卷中語。其客皆曰。某少作也。後皆改之。每誦

改本精好逾之。遂延入書院飯焉。出一楊妃圖令跋。其後索筆即書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此。吁。世道判矣。水心葉某跋。又出米南宮帖。即跋云。米南宮筆跡。盡歸天上。猶有此紙。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賢難矣。如此數卷。辭簡意足。一坐駭然。曾大喜。密語之曰。自有水心在此。天下豈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士。如水心一等。不可車載斗量也。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與進至此耳。曾然之。為造就焉。其人姓陳。名謙。建寧人。後舉進士。此見白珽湛淵靜語。按漢長安慶虬之善為賦。嘗作清思賦。時人不知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重於世。梁張率常日限為一詩。年十六。已得二千餘篇。有虞訥者見而誶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俗人以耳為目。自古已然矣。

夏得海

泉州洛陽橋畔。有夏將軍廟。俗傳蔡忠惠守泉時。因修橋。遣醉隸夏得海入海投文。得醋字而返。遂於二十一日酉時興工。儒者多斥其妄。按洛陽橋託始於忠惠。醉隸事則係蔡錫。見明史本傳。後人因蔡姓而誤附於忠惠耳。閩書亦以此事屬蔡錫。且記橋圯時。有石讖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而堅瓠集名山記。皆以為忠惠事。並云。

忠惠母先渡此江。遇風舟將覆。聞空中有聲呼蔡學士在。風遂止。時母方有娠。心竊喜。發誓願。如果符神言。當造橋以濟行者。後公守泉。遂奉母命成之。而附會者又謂呂洞賓遺劫時。避於忠惠處得免。乃謝以筆墨。公造橋時。以之書符檄。故能達海神。其說愈不經矣。今吾鄉人譏誕語無根者。謂之夏得海。而不知蔡錫事。載於正史。不必盡虛也。

### 循吏

吾鄉循吏。能開風氣之先者。人第知唐之李椅常袞而已。而不知六朝時。已有虞愿及王秀之。南齊書載。愿字士恭。宋明帝時。為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蚺蛇膽。可為藥。有餉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之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中。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也。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大守乃得見。愿往觀。試清澈無隱。後琅琊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母老解職云云。又載王秀之字伯奮。為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郡豐壤。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

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云云。可謂清風亮節。後先輝映。獨疑淳熙三山志秩官門載王秀之而不及虞愿。吾鄉省府志所論列亦寥寥。未免語焉不詳。無以風動來者矣。

### 酷吏

淳熙三山志秩官門載宋秦始六年。以晉平王休祐貪虐不可泣民。留之京邑。又梁中大通五年。郡守臧厥。百姓謂之臧獸。吾邦酷吏實始於此。

### 颶風

太平御覽九引南越志曰。熙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一曰懼風。言怖懼也。常以六七月興。未至前三日。雞犬為之不鳴。大者或至七日。小者一二日。外國以為黑風。按此即南方之颶。吾閩濱海各郡。每年春夏之交。必有之。至每月間有者。俗謂之暴。或因以颶為颶。謂即暴之轉聲。則鑿矣。

### 陳嶠

吾鄉相傳。有彭祖命長八百歲。七十猶是小孩兒之語。其原甚古。考全唐詩載陳嶠暮年。僅獲一名還閩。近八十以身後無依。強取儒家女。合卺之夕。文士悉賦催妝詩。



咸有生美之諷。嶠亦自成一章。其末云。彭祖尚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是唐時即有此語。今小變之耳。

### 慶城寺碑

福州慶城寺有二碑。一則琅琊德政碑。一則宋開寶七年刺史錢昱重修廟碑。皆備載王氏事蹟。按歐陽五代史。謂審知字信通。而碑云字詳。卿考。審知兄弟三人。長潮。次審邦。審知。其季也。故軍中呼審知為白馬三郎。新唐書列傳。潮字信臣。審邦字次都。其兄弟既不以信字為行。且信之義通於潮。詳之義通於審。知當以碑為是。道光癸卯。余回福州。祭掃暇日。至慶城寺。與僧滋亭談禪。滋亭頗通內典。並喜詢地方故實。且觀縷慶城寺源流。余告之曰。爾聞乾隆二十七年。此寺一奇聞乎。是年五月七日午時。郡城東北慶城寺。釋迦大像頭。忽斷落墜地。拜石為之破裂。且肩項皆削平。儼如刀斫。好事者蜂擁聚觀。不知其故。陳畏民先生。曾以詩紀之云。漫道金剛不壞身。空門色相本非真。恆河沙內無窮劫。得賣頭顱亦渡人。寶月圓光笑故吾。茶毗原不判禪狐。想因未了涅槃債。更遇無情廣額屠。無有餘乘最上乘。心風動處滅傳燈。太平早付雲門棒。鼻孔於今摸着曾。豈真億萬化身多。伎倆寧殊墨頂摩。思議

已教人着落。猛回頭亦奈如何。

### 高鳳

閩縣有高鳳者。以善卜名。遇物輒以意推。不專用易。前明宏治己酉。福州傳用養鼎。求占科名。鳳曰。君第一人也。既而果然。或問其故。曰。吾適剖椰子而用養至。其象解圓。當為解元。又宏治戊午科。鎮守內臣書一興字。令鳳占解元所在。鳳曰。尊意得無在興化乎。但所書興字。從俗省寫。其人在中。而八府俱下。必省垣矣。及揭曉。榜首乃侯官林克仁。士元也。按乾隆丁卯。孟瓶庵師於榜前請人測字。以餘茶書一因字於桌上。其人曰。此為國中一人之象。君必為此科解首矣。旁一友躍然曰。我亦就此因字煩君一測。其人曰。君此科恐無分。或後此有恩科。亦必中。蓋彼因字係無心。君因字係有心。以因加心。有恩字象也。旁又有一友以所執摺扇拍桌曰。我亦以此因字煩君一測。其人斂眉蹙然曰。君之扇適加因字正中。有困之象。其終於一衿乎。後三君皆如其言。此人惜不傳其姓名。殆亦高鳳之流亞矣。

### 玉枕蘭亭

今人孰聞玉枕蘭亭之名。而不知其有三本。其一見太清樓帖序云。唐文皇使率更

令以楷法摩蘭亭藏枕中。名玉枕蘭亭。其二則宋政和間。營繕洛陽宮闕。內臣見役夫所枕小石。有刻畫。視之。乃蘭亭序。只存數十字。其三則賈秋壑使廖瑩中。以燈影縮小刻之。靈璧石者。率更洛陽二本。余皆未見。惟秋壑石。舊存福州舊家。按文待詔謂賈氏刻有二石。字畫大小皆同。其一有秋壑珍玩印章。在軍作立象而鬚心。其一坐而執卷。左有賈似道小印。即今福州本也。石高五寸。寬九寸。厚四分。旁微缺。內會字磨滅。羣字石字帶字流字有損。蕭壑庵跋云。康熙壬寅秋。余在長安。得之閩人之手。蓋因秋壑死後。石落在閩。及出閩。仍歸於閩之人。亦異矣。近聞有陳鑑亭廉使觀以重價購去。又不知何時復能歸閩否耶。

### 五經中式

鄉會試有五經中式者。實吾閩開其端。洪武二十三年。黃文忠試南畿。五經題兼作以違式取旨。特置第一。免會試。授刑部主事。此其始也。又明史選舉志載。崇禎甲戌。會試舉人顏茂猷。通作五經。文帝許送內簾。中副榜。特賜進士。以其名另為一行。刻於試錄。第一名之前。則亦吾閩人也。自是以後。丁丑則江西楊重熙。癸未則浙江譚貞良。馮元颺。終明之世。不過此五人。國朝則指不勝屈。然開其端者。以順治丁酉。

鄉試山東法若真為首。次則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海寧查嗣韓。及吾郡林文英。此後吾閩乃無繼響者。人才今不如古。此其一也。陔餘叢考引彙書載宋時鄭俠之父。輩同五經出身。又大觀二年。莆田黃泳以童子。賜五經及第。則此事自宋時。即係閩人擅其長矣。

### 督學屢易

乾隆丁酉。吾閩督學使者李公友棠。以前臺灣御史任內。呈誤被召入都。繼則范

公思皇。蒞任數日。即丁艱去。莊公培因亦以父憂回籍。時錄遺屬巡撫吳公士功攝

其事。其未經科試者。尚餘福州福寧兩府。九月後。前汪公廷嶼復來成之。汪以甲戌督閩學丙

子夏丁艱回籍。蓋自丁丑至己卯。三年之內。學使者凡四易。是時考試章程凌雜。有先鄉試

而後科考者。福州福寧兩府於己卯補科考。有未鄉試而即歲考者。福州福寧二府於己卯

夏間歲試有未簪挂而先錄遺者。庚辰未通考。合省遺才。八月初二日。本府屬新生。始行簪挂。

又有學政以午後入文廟行香。提調以初更傳即夜簪挂者。注公牌示。六月二十日

染恙。承命候醫。逗留不敢出。逾午。黑雲四起。諸生散者大半。汪公始出。以為不恭。單

率了事。而回。是年簪挂。本示期八月初二。郡伯以監臨赴貢院驗工。欲前往。伺候。遂

於初一夜初更。傳新進即夜赴府簪挂。胥斗持陳畏民雜錄詳紀之。

荔枝

僑居浦城日。余塔邱乙樓。由福州飛寄鮮荔枝兩簍。色香味尚未盡變。曾作詩謝之。

云。何煩絳雪與元霜。滌暑仙丸遠寄將。挹盡西禪侵曉露。聞於西禪寺侵曉。摘下即裝籠登舟。分來南

浦滿庭芳。似憐吮墨吟喉渴。巧助稱觴鞠脰行。時在余七十。賤辰前數日。偏與輕紅開口笑。好添

詩話筆花鄉。時以徧貽浦中親好。僉曰。此數十年來口福也。有以貢荔枝故事為問

者。余雜考各書應之曰。後漢書和帝紀載。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

死者繼路。因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乃詔罷之。此粵東貢荔枝之始。唐書載楊貴妃

好荔枝。南海歲貢荔枝。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輒敗。亦指南海言之。金史世宗

紀。上謂宰臣曰。朕嘗欲得荔枝。兵部遂於道路。特設鋪遞。頃因諫官黃久約言。始知

之。則未言貢自何地。惟淳熙三山志云。生荔枝。紹興初始貢。至二十四年。因罷貢溫

州柑。亦令不得供進。注云。宣和間。以小株結實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闕下。移置宣和

殿。此吾閩貢荔枝之故事。今道光元年。福建巡撫顏惺甫檢始奏罷之。

皂莢樹石榴實

家曜北處士警記云。稽神錄載。泉州文宣王廟。有皂莢樹。每州人登第。則先生一莢。

貞明中忽生一莢半其年陳逖進士及第黃仁穎學究及第海錄碎事載邵武郡庭有石榴一株士人以結實之多少為登科之信熙寧庚戌有雙實於木末者又有附枝而雙實者是歲葉祖洽上官均名在一二何與均兄弟同榜祖洽有句云不負榴花結露枝杏林桂樹陳陳相因從未見使此二事者

### 鼓樓刻漏

福州城中鼓樓相傳舊有刻漏壺應時升降無爽今則只設十二時木牌需人更換矣聞舊物為周櫟園先生取去不移時亦沈於海三山志云熙寧二年程大卿師孟為郡守始作銅壺滴漏設於威武軍門而福寧志又以為宋末陳石堂先生所製石堂名普字尚德寧德人精律呂璣衡之學以宋遺民不受元聘隱居授徒巋然為後學師表蓋邗者程而修者陳歟

### 陳實百問策

莆田陳實字吉生負氣奇傑為諸生日上司某謁文廟屬實贊禮時天大雨某官擬拜階上實高聲唱曰拜下禮也某官遂冒雨下階拜已升明倫堂聽講令實講大誥蓋難之也實高聲唱曰禮讀誥律在坐者當立聽衆官俱起實展誥詳緩讀之復詳

為解說某官竟不得坐聽畢。默默而行。實於永樂四年。登林環榜進士。負才不相下。疏言取狀元不公。成祖召詰之。對曰。臣百問百答。成祖命解縉發策。以七十二賢。賢何德。二十八將。將何功。為問。成祖臨軒對試。頃刻間條對詳悉。文彩可觀。而環亦悉對無遺。乃罪實發戍三邊。其軍由曰。廷爭狀元云云。事載閩書。實策載福建通志。實傑構也。

### 麻沙書板

麻沙書籍。前代盛行。宣德四年。衍聖公孔彥縉。欲遣人以鈔往福建市書。慮遠行。不敢擅咨。禮部尚書胡濙以聞。許之。並令有司依時值為買紙摹印工力。亦官給之。即此可見吾閩書板之富。有他省所不及者。宏治十二年。吏科給事中許天錫言。今年閩里孔廟災。適者福建建陽縣書坊被火。古今書板。蕩為灰燼。上天示戒。必於道所從出。文所萃聚之地。乞禁偽學。以崇實用云云。下禮部議。請勅巡按提學。將建陽書板大為釐正。又嘉靖五年。因建陽書板字多訛謬。巡按御史楊瑞提調學校副使邵銑。疏請專設官第。於翰林春坊中。遣一人往較。尋遣侍讀汪佃行。此皆麻沙書坊故事。吾閩志乘罕及之。茲從禮部志稿中錄出。以備續修者採擇焉。

書詹元善遺集後

此浦城朱清如廣文

東鑑

所編時祝東巖方輯浦城遺書廣文急欲附見所著因尅

日成此余門下士詹捧之為元善後裔欲重梓是集屬余校勘則原輯義例實未允

愜如卷首第一篇為宋史本傳第二篇為真文忠公所撰行狀是矣而第三篇即次

以縣志縣志係現在所修錄縣志不如錄福建通志通志為一省官書曾經進呈

既錄通志則不必再錄縣志矣元善初後其舅張氏後乃復姓詹此大關節集中不

一見其同時葉水心適為墓志叙復姓事甚悉急應錄於真公行狀之後以補史傳

之疏蘇州郡學有紹熙元年同年酬唱詩刻中有浦城張體仁七律一首張體仁即

元善作此詩時尚未復姓耳集中所錄數詩皆取自詹氏家譜中他無所見而此詩

有石刻可徵轉未採及漏畧可知而最可笑者語錄數條中乃採及范紫登四書體

注此所當急為刪汰者捧之其應自知之矣按道光戊子己丑間余藩牧吳中任

蘇撫者為安化陶雲汀

澗

蘇郡丞為遵義王香湖

青蓮

掌蘇州松江兩書院者為歙

縣朱蘭坡贊善

珩

華陽卓海帆京北

秉恬

里居者為吳棣華京卿

廷琛

皆以壬戌同

年往來無間遂有吳中唱和集之刻香湖徵余序因為搜求故實知蘇郡學有宋紹



熙間同年酬唱詩石刻。囑香湖搨紙讀之。按是事在紹熙元年。首唱者為袁起巖。說友和之者為張元善。體仁。時袁以提刑為浙憲。張以提舉司倉廩。蘇州即浙憲治所。故為吳中同官。且皆吾閩人。餘以次和者為陳仲隣、欽亮、唐致遠、子壽、胡國敏。元功。王文欽、藝均署胥堂。趙景安。彥中玉。彥從簡。彥均署浚儀。三人皆宋宗室也。又周稀稷。承署桐川。陳光宗。德署三山。章仲濟。湖署浦城。考張體仁即詹體仁。宋史有詹體仁傳。葉水心嘗為體仁誌墓。述及改姓。而本傳失書。史之疎也。嘉慶中浦城有輯詹元善遺集者。但從詹氏族譜中錄出數詩。而不及此。殆亦未知詹張之為一人。其輯柘浦詩鈔亦然。且皆不知有章澥其人。澥既與袁詹同年。當為宋隆興元年。本待問榜進士。此石刻又明著其為浦城人。而徧檢吾閩志乘選舉門。前後並無章澥之名。即厲樊榭撰宋詩紀事。自謂蒐輯之勤。而於詹元善張仲濟。此詩亦未之見。記載之難如此。近錢竹汀先生作養新錄。始於此刻有所論定。惟王文欽誤作文卿。又言惟子壽不署里居。以吳郡志證之。亦是吳人。則石刻中唐致遠子春顯與成仲隣胡國敏王文欽同係胥臺。何竹汀先生亦熟視而無睹耶。今備錄石刻中十人詩。以補宋詩紀事之缺。而餘年來蒐輯閩中宋詩。又藉此補入袁起巖張元善

章仲濟三家。然則金石文字之可貴。歐陽公所謂集古為益者。真不虛也。

### 武夷山志

癸卯夏間。楊雪茶光祿慶琛致仕歸田。小住浦城。獨游武夷歸。為余述游事。並問武

夷山志。以何部為佳。余曰。我只閱得董天工一志。尚詳悉。然有不可盡信者。如云控

鶴仙人。名屬仁。嘗駕鶴至武夷。時魏王子騫與張湛等。禱雨龍潭。仙人適至。騫等具

懇。遂獲甘霖。湛因獻詩云。武夷山上武夷君。白馬垂鞭入紫雲。空裏只聞三奠酒。龍

潭波上雨紛紛。據蕭子開建安記載湛獻詩。乃沈韻唐體。當是宋紹聖間。禱雨於武

夷君。道流迎神送神之曲。誤為湛詩。余編山志。初亦刪削。忽一夜。夢一仙騎鶴懸空

而至。黃髮束髻。面長棗色。兩夾輔有鬣鬚。全身鶴羽。問余曰。聞子修山志。湛與我詩

載否。余應曰。載矣。仙曰。此真詩也。前志後志。或削去。誤矣。今載便是。但聞鶴羽。浙浙

從空而去。按此事。說夢荒唐。未可執以為據。故余所輯東南嶠外詩鈔。不錄此詩。而

如景書所引武夷山記云。武夷君命宋小娥。運居巢。又真仙通鑑云。呂真人鍾離先

生。會武夷山謝英妃。撫長離。注。鶩也。又武夷記。武夷君食沙紅鮓。注。蝦也。食石胡臈。注。蟹也。

此皆舊說相傳。而董記轉遺之。

建陽二寶

黃壁庵刺史

文瑄

云建陽虞氏家有二寶其一為連環竹圈二枚大如酒杯厚約二

分兩圈連環相套欲析為二須藏於衣底得暖氣則分欲合為一亦於衣底連之其

年建陽火災虞氏析此圈一執於手一擲於空際頃刻有光一圈漸大如屋遂覆所

居四圍隣家皆燬虞宅無恙旋執手中之圈於灰中尋所擲之圈合之如故其一為

絹本畫一軸銅盆一具其畫已霉黑雖置極明處亦無所見貯水於盆懸畫於壁俯

視盆中水則畫中山水屋宇竹木悉現牧童樵子皆能行動纖毫畢露壁庵館於虞

宅曾親見之壁庵篤實人所言當不妄余僑居浦城距建陽百餘里嘗以詢其邑人

俱不能詳近壁庵亦已歸里惜卧病不能出無由再質之或疑此語斷不可信余謂

天下奇物未可以目所不見決其必無既謂之寶自有非意計所能測者說部中有

載外島意達里亞之羅馬城中有流觴曲水銅鑄羣鳥遇機一發鼓翼而鳴各具本

類之聲又云西齊里亞島有天文師名亞而幾墨得者嘗遇敵駕數百艘臨其島則

鑄一巨鏡映日注射敵艘光照火發一時燒盡又其王造一大舶成將下海牛馬駱

駝不能運幾墨得用巧法第令王一舉手舟如山嶽轉動須臾下海無阻此自不可

信若辛棄疾南爐紀聞載契丹主耶律延禧語二帝曰我祖真宗在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雞卵每穴有珠一顆月圓之夕以珠映之其珠自穴中落下以絳紗承之每月可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一尺沸湯沃之取其汁灑衣服及萬木花卉屋宇間經年不歇人有奇疾服之即愈燒之降天神香聞數百里當契丹為金所滅二物不知所在世間果有此奇物乎然亦無以斷其必無也

### 承天寺

泉州承天寺異跡甚多寺中有九十九井相傳一僧畜異志欲掘百井以為兆後功虧其一而止井上築石塔數處凡蒼蠅飛集塔上無論多少頭皆向下無有小異者山門口有梅花石石光而平中隱梅影一枝每年梅樹開花時影上亦有花生葉時影上有葉遇結子時影上有子若花葉與子俱落之時則影上惟存枯枝而已寺中又有魁星石近視無物遠望如一幅淡墨魁星圖至天將雨時石上綻出水珠亦儼然結一魁星形也此繆蓮仙塗說所載惜屢晤蘇鰲石皆忘却一問之

### 小李將軍畫卷

浦城周儀軒運同鳳雛家藏舊畫卷首有宣和瘦金書唐李昭道海天旭日圖九字

一條。下有御押。憶余在吳門。曾見小李將軍海天落照圖。長卷畫法與此卷一同。惟其入手去路。皆不甚分明。跋尾亦有疑義。而索值且昂。遂置之。按各家譜錄。只有小李落照圖。並無旭日圖之目。落照圖亦宋秘府物。嘗入賈秋壑家。前明藏琴川劉氏。歷有源流。而此卷無考。然卷前宣和字押的是真蹟。卷中烟霞縹緲。鈎勒精嚴。亦純是武衛家法。決非宋以後畫手所能仿。為惜不及數尺。即絀然而止。知尚有後半幅。為人割移。別作一卷。以售欺。卷後趙松雪所書海賦。及鄧巴西袁清容吳匏庵諸跋。並屬偽蹟。更不待言矣。余於嘉慶癸酉冬。攜家北上。小住浦城。曾從儀軒借觀一過。未經諦勘。儀軒富於收藏。實自以此為甲觀也。道光壬辰。得請歸田。復過浦城時。儀軒已逝。其二子芑源廣文。甘亭孝廉。出此求跋。亦匆匆未暇以為。今年秋。復得告歸。大有卜居是邦之意。客窗多暇。乃與芑源等發篋縱觀。再四審跡。因親縷書此而歸之。自幸前後三十年。眼力頗有所進。不虛此一段翰墨緣。且願芑源昆仲。就現存之蹟。剔去卷後各偽。跋重加潢治。以無負此唐人妙蹟。庶可於無佛處稱尊云爾。壬寅十月望後記。

文衡山書赤壁賦冊

陳無軒寓賞編載文衡山前後赤壁賦行書冊。稱為浦城祖君。我在藏本。蓋即吾師舫齋先生之封翁也。余於嘉慶戊辰己巳間。掌南浦書院講席。日侍舫齋師談讌。彼時未讀寓賞編。不知吾師家藏此蹟。未曾請觀。今僑居浦城。吾師早歸道山。雖知有此蹟。而無由過問矣。翰墨之緣。即一寓目而亦不可強如此。按蘇文忠有自書赤壁賦本。今三希堂已為摹刻。朱子云。盈虛者如代。今多誤作如彼。嘗見東坡手寫本作代。乃今三希堂所刻。則仍作如彼。豈朱子所見。又別一本耶。然三希堂本。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共適作共食。又不可解。又按坡公跋龍井題名記云。予謫黃州。參寥使人示以題名。時去中秋十日。秋濤方漲。水面十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元豐三年八月記。此公第一次游赤壁也。元豐三年。為庚申。越二年為壬戌。始再游赤壁。今人只知後二游而已。

歸田瑣記卷四

清 福州梁章鉅撰

黃忠端公

吾鄉黃石齋先生為千古偉人。初不知其生前如何風采。余曾得其待漏圖畫像。則恂恂道貌。霽然可親。絕無一毫凌厲氣概。相傳石齋先生就逮時。門人多相隨。石齋一再辭之曰。我為大臣。義宜死。諸君無為也。猶不去。石齋乃曰。諸君踐土食毛。義亦可死。但未食祿。亦可以無死。今與諸君訣。甘殉難者止。否則各有父母妻子。毋為冒不測也。衆乃泣別。惟七人願從。江西四人。福建三人。是時遭逢仁恕。令前代遺臣。梗不服者。得請方行刑。毋許專殺。由是石齋師徒皆下獄以待。石齋入獄。即絕粒。大帥憂其蚤斃也。百方進食飲。皆不顧。乃募漳人之賈於江寧者。至獄。以鄉情相慰藉。猶不食。於是邀與遊於市。入飯肆。強之不可。乃入酒肆。共酌以獻。石齋曰。酒以合歡。今鄉井相聚。小飲可乎。但必無過三爵。衆皆喜諾。遂飲三爵。更一肆。則又三爵。以此閱數日。不至於斃。及就義之晨。二官入謁。拜如儀。曰。為公送喜。石齋曰。國破君亡。何喜之有。二官曰。已得請許公就義矣。石齋笑曰。是誠可喜。但汝輩安能解此。因曆舉二

公之家世聞而呵其罪。二官皆浹背而去。頃之石齋乘小車出。七人從。中途石齋返顧後車。七人者皆無人色。石齋笑曰。怖乎。忍一刻即千秋矣。七人皆應曰。然。比至西華門。石齋忽墜車下。一指揮趨進掖之。且慰曰。毋恐。石齋瞑目叱之曰。是何言歟。天下豈有畏死黃道周哉。此地為輦路所經。吾不可以乘而過。因絕食。足弱。下而致仆。吾何恐哉。指揮愕然。易容因跪曰。此地萬人瞻仰。公又困憊。即就大事可乎。石齋四顧曰。善。遂命布席。南向拜訖。一老僕請以數字貽家。石齋躊躇曰。無可言者。固請。乃裂衣襟。嚙指血曰。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七人者亦血書一幅云。師存與存。師亡與亡。石齋體故昂藏。立而受刑。又義風凜凜。行刑者手慄。刃下不殊。行刑者大慄。急跪曰。公坐。石齋頸已中刃。血淋漓。猶頷之曰。可。乃坐而受刑焉。其時大帥亦閩人也。大書碑云。偽閣部黃某首。巡示松江。一兵以他首易。而匣藏之。古墓中。後數年。石齋子至江寧。求遺骸。有以兵事告者。其子詣之。兵歎至浹月。乃與到古墓。取匣開視。面尚如生。遂以歸葬。榕村語錄所載如此。

洪文襄公

相傳洪文襄公承當明崇禎十四年。松山被陷時。京師傳聞。公已殉難。崇禎帝報



朝賜祭。其子在京成服受弔。撰行狀送諸公卿矣。方祭第九壇而公生降之信至。遂罷祭而行狀已徧傳人間。歸本朝二十一年乃卒。其家再成服受弔。撰行狀不復叙前朝事。但自佐命入關起。有好事者嘗得其前後兩行狀訂為一本。然公自順治元年入關為內院大學士。次年即出駐江南。以次削平逋寇。後再出為楚粵滇黔諸省經畧。西南底定。其功亦偉矣。當順治九年九月。欽天監奏太白星與日爭光。流星入紫微宮者。內大臣等議請駕往邊外。迎達賴喇嘛。公率同大學士陳之遴疏稱。日者人君之象。太白敢與爭光。紫微宮者人君之位。流星敢於突入。上天垂象。誠宜警惕。且今年南方苦旱。北方苦澇。歲饑處處入告。非聖躬遠幸之時。達賴喇嘛自遠方至。遣一大臣迎接。已見優待之意。亦可服蒙古之心。何勞聖躬親往。疏入遂止。此事已載國史列傳。則公當日立朝之概亦可想見矣。又聞吾閩各郡在京皆有會館。泉漳兩會館本係合一。鄉誼最暱。自國初洪文襄公入相後。公以南安籍專拜泉館同鄉。而漳館人遂不通謁。彼時泉館人無論京宦公車。無不所求輒遂。攸往咸宜。而漳館大有集枯之感。一日館中人五六輩相與私議曰。洪閣老雖不我顧。究竟不是別鄉人。我輩一概不往修賀。毋亦於鄉誼有關。今泉館人皆欣欣向榮。且

有慙慙我輩先施者。姑盡吾禮可乎。衆以為然。遂於次日率同往謁。閩人傳命曰。既係同鄉。亟應請見。但公事實難擺脫。稍暇即當出城謝步耳。越日。即有軍官來報曰。中堂準於明日出城。到漳館天后神座前拈香。於是五六輩者。飭館役潔整神龕。灑掃庭院。具茶以待。屆時。又有軍官飛報曰。中堂已出前門矣。漳館時在冰窖衙衙。距大街不遠。於是五六輩者。皆具衣冠。步出大街。肅迎。各於輿前一揖。公在輿中一拱。而輿已飛過。人馬喧騰之際。五六輩者。竭蹶步隨。甫入館門。見公拈香已畢。請諸位登堂叙話。則見鋪陳燦爛。燈彩輝煌。地扇堆花。茶香撲鼻。皆耳目所未經。公數語寒暄畢。即起登輿。五六輩者。又急出街口。肅送畢。徐步而回。則依然舊日門庭。適所見者全無踪跡。惟神座前兩行絳蠟。一炷藏香而已。於是同人皆惘惘相對曰。頃莫非一夢否。呼館役詢之。亦曰。我隨諸位往復迎送。且茫不知前後之何以改觀也。既各歸房中解衣。則各卧床中。皆安設元寶庫銀一个云。按此龍溪李述堂太守威所述。嗚呼。公之幹略。即此可覘其概。蓋寔有古今人所不能及者。宜其自惜其身。以不枉其才也。

安溪李文貞公。當取逆構難時。有蠟丸告變之功。吾鄉人至今德之。惟陳省齋先生夢雷。因此與公有隙。其絕交書中。斥之不遺餘力。揆之當時情狀。恐不盡然。文貞學養之粹。定不出此。讀榕村語錄自記之語。當得其實。附錄於此。以待論定云。人當大驚懼時。切不可就處置事。此時非本心之正。若以事機不可緩。因旁言亂聽。急忙應之。十件十錯。某自經鄭冠取逆之變。身嘗試之。當鄭冠披猖時。欲招某出。某不應。遂致怒聲言。欲禍予家。彼時若一言稍靡。便貽名節之羞。若過抗。便可殃及父母。某只不動聲色。數日後。有王友者。問某作何計。某曰。僕不過一窮百姓。彼若欲得而甘心者。遣一役來牽之而去。即與見面矣。友曰。招之不見。牽之而見。可乎。某曰。招之無可。見之禮。牽之有可見之義。何也。招之而見。不為殿下臣。必為座上客。牽之而見。則為簿下囚矣。友曰。見面奈何。某曰。若能以禮待。則從容告以實情。僕非明之臣子。而實我朝之詞臣也。倘為不才。便不足用。如以為賢。未有賢而失節者。彼於明家失節之人。皆殺之流之。則僕之不宜為用。明矣。如慮僕有別圖。生變者。請侍老父老母。攜妻子。傍城而居。教童蒙。度日可矣。若彼赫然而怒。發淡水洋。亦命也。王友為之稱善。其後竟得瓦全。倘倉卒應之。則心氣驚惶。思慮未能周到。剛柔緩急之間。皆足以償。

事致禍矣。

李文貞公逸事

安溪李文貞公之先代本聚族鄉居。國初時有劇盜亦姓李者欲佔據其鄉。已挈黨踞李氏祠堂。索供錢米。李氏族人惶惶日聚祠門外商議。時公方九歲。隨其封翁雜立稠人中。為盜魁所見。呼其進祠。拊摩而嗅咻之。並假封翁以詞色。一日忽謂封翁曰。你此孩子讓與我。我便挈衆他往。誓不相犯。封翁不知所答。時族衆已共聞此語。羣哀懇於封翁曰。此事固非人情所堪。但為保族起見。功德莫大。况此子歧嶷。他日未必不復歸。願熟思之。封翁無可奈何。私以問公。公毅然曰。惟父所命。衆大懼。盜魁亦喜甚。乃擇吉日。與其妻高坐中堂。廣張燈彩。令封翁領公行父子禮。盜魁本自有一子。少公一歲。遂令行拜兄禮。事畢。乃送封翁獨歸。而令公以父子相稱。公不從。盜曰。適已從矣。何頓改也。公曰。適遵父命。不敢不從。今父不在此。何從之有。於是盜欲困之。局置一室。而少與之食。翌日入室視之。公殊無所苦。復閉其窗。檻以煙。從外薰之一日。夜意必悶倒矣。啟戶覘之。則伏於地。蹴之起。陽陽如平常。盜之妻曰。我相此子非凡品。困之實所不忍。且其福命甚大。即欲死之。亦勢有所不能。不如竟舍之。

去。而我幼子轉託之。自古綠林無不敗之局。我既與彼同姓。將來或藉以延一綫血食。亦未可知。盜魁以為然。明日遂召封翁交還其子。並鄭重付其幼子。使撫養之。刻日即統眾盜他去。後盜果被獲。覆其族。而其幼子附封翁。遂世其家焉。現在李姓族譜中。別有一支。附於宗圖之後者。即幼子所傳也。嗚乎。盜能相人。而其妻更能保族。所謂盜亦有道也。然非公之福命。何以臻此哉。此事聞諸泉州張莪園觀察。慎和。

又文貞公之墓在安溪某鄉。康熙間有道士李姓者。利其風水。道士之女。方病瘵。將危。道士告之曰。汝為我所生。而此病已萬無生理。今欲取汝身一物。以利吾門可乎。女愕然曰。惟父所命。道士曰。我欲分李氏風水。謀之久矣。必得親生兒女之骨。月埋之。方能有應。但已死者不甚靈現。活者不忍殺。惟汝將死未死之人。正合我用耳。女未及答。道士遽以刀割取其指骨。置之羊角中。私埋於文貞公之墓前。自後李氏門中死一科甲。則道士族中增一科甲。李氏田中減收若干斛。則道士田中增收若干斛。李之族人。有覺者。亦不解其故。值清明節。村中迎張大帝為賽神會。綵旗導從甚盛。行至文貞公墓前。神像忽止。數十人昇之不能動。中一男子大呼曰。速歸廟。速歸廟。眾不得已。從之至廟。男子據上坐云。我即大帝神也。李公墓中有妖。須往擒治。

之命其徒某執鋤某執鋤某執繩索部署已定又大呼曰速至李公墓衆如其言神像疾趨如風至墓令執鋤者搜墓前後久之得一羊角金色中有小赤蛇昂首欲飛其角旁有字則道人合族姓名也乃令持繩索者往縛道士時公家族衆亦至鳴之官訊得其情置道士於法李氏從此復盛而奉張大帝甚虔此事聞之漳州黃清夫侍御照今袁簡齋續齊諧中亦載之。

### 陳省齋

吾鄉相傳 國朝圖書集成一書成於陳省齋之手實未核也恭讀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諭內閣九卿等陳夢雷原係叛附耿精忠之人 皇考寬仁免戮發往

關東後東巡時以其平日稍知學問帶回京師交誠親王處行走累年以來招搖無忌不法甚多京師決不可留着將陳夢雷父子發遣邊外或有陳夢雷之門生平日在外生事者亦即指名陳奏楊文有乃耿逆偽相一時漏網公然潛匿京師著書立說今雖已服冥刑如有子弟在京者亦即奏明驅遣爾等毋得徇私隱蔽陳夢雷處所存古今圖書集成一書皆 皇考指示訓誨欽定條例費數十年 聖心故能

貫穿古今彙合經史天文地理皆有圖記下至山川草木百工製造海西秘法靡不

備具。洵為典籍之大觀。此書工猶未竣。着九卿公舉一二學問淵通之人。令其編輯。竣事。原稿內有訛錯未當者。即加潤色增刪。仰副 皇考稽古博覽至意。據此。則圖書集成之成帙。非省齋所能專其功。而省齋之負才。所弛讀此。亦可見其概矣。

### 蕭壑庵

雍正六年六月。禮部議復福建總督高其倬疏。言原任山西道御史蕭震。於康熙十三年。遭取逆之變。與原任邵武府知府張瑞午等。合謀討賊。事洩。身殉。妻妾媳婢同時死節。查張瑞午等。俱經予恤。蕭震亦應照品級致祭一次。入功臣廟。其妻林氏。妾張氏。媳鄭氏。俱應准其旌表。給銀建坊。入祠致祭。其婢曾氏。限於名分。停止入祠。疏上從之。按此事傳聞異詞。尤西堂艮齋雜說云。侯官蕭震。以順治壬辰進士。為大名府司理。擢御史。後巡鹽兩淮。家資鉅富。與耿精忠有隙。及精忠叛。蕭之內子。和藥勸其自盡。蕭弗從。遂污偽命。為布政使。亡何。以事害之。腰斬東市。籍其財。得三十六萬。康熙甲子。余至三山。過其居。已廢。問其妻子。無復存者。慨然悲之。作詩云。人生富貴本無常。生縛摩訶事可傷。多少朱門皆白屋。空留燕子話興亡。震之愚。乃不及一婦人。悲哉。尤氏所記如此。然余又聞亡友謝甸男。言蕭壑菴。知耿變將發。北行至仙霞。

嶺。耿潘使人遺以錦步幘。廣可數畝。蕭故豪侈。得幘。即大徵菊部。流連數日。逆謀成。遂被擒。其後死。以纒首在烏石山之隣霄臺。先是蕭有句云。但使桑麻成樂土。不妨詩酒上鄰霄。至是而鄉人更詩酒二字。為屍首。則與腰斬東市之說殊矣。謝古梅閣學小蘭陔詩集。有秋日登鄰霄臺。弔蕭蟄菴先生四律。亦頗著微詞。詩云。秋風秋草越王城。緩步登樓弔古情。天為斯文留後死。山分片石待先生。西臺鴛鴦存遺草。南土鯨鯢略盛名。魂倘歸來天水黑。亂峰風木助悲鳴。碑傳百字擅才雄。幕府當年紀厥功。原注。公與當事修復道山古跡。錫崖勒銘。紀年月。能與名山開面目。獨無奇計。碩功。碩功。德文。不滿百字。名曰百字碑。在鄰霄臺之右。出樊籠。荒臺草木千年恨。樂土桑麻一夢中。原注。臺成之日。公榜聯曰。但願桑麻成樂土。不妨詩酒上鄰霄。名成往事。可憐文獻泣西風。衰草黃沙骨已陳。曾聞父老說能真。陳書不憚操吾肘。起斯人。山中猿鶴如相憶。侍御功名半是塵。亭餘故址委蒿萊。昔日風雲罷酒杯。秦漢文章埋故土。曹劉名姓蝕蒼苔。峴山羊淚魂應戀。塞上陵碑首屢回。欲告巫陽招未得。寒鴉數點夕陽來。蓋當時尚無定論也。

謝古梅先生



謝古梅先生道承書學褚河南。國朝閩人善書者當以先生為巨擘。俗傳其與狐女倡酬。所謂媚蘭仙子者。其真偽不可考。然先生敦品勵學實為儒宗。一時罕有其匹。恭讀乾隆五年六月十八日諭云。據大學士趙國麟奏。稱謝道承在祭酒任內。訓導有方。國學諸生因其升任。具呈懇留。朕思內閣學士尚非繁劇之職。成均事務可以兼攝。且從前邵基升任之後。亦曾行之。謝道承著仍兼國子監祭酒。當時成均欽式如此。亦可謂信而有徵矣。

### 蔡文恭公

漳州蔡文恭公承其世父文勤公之指授。髫齡中即以聖賢之學自奮。文勤為安溪李文貞公入室弟子。公以此得尋安溪軌範。我朝二百年來閩人與爰立者。惟安溪與公兩人。而公相業較安溪尤粹。朱文正師嘗稱蔡公直。上書房四十年。其培養啟迪於根本之地最深且久。諸皇子孫曾輩對公之容莫不肅然。藹然敬信悅服。公亦知無不言。而純樸和易。能使人意融。文正師亦久直三天者。故能言之親切。如此。余最喜公致仕家居時。每遇巡檢典史亦執禮甚恭。或以為過。公曰。欲使鄉民知位至尊相。亦必敬父母官。知父母官之尊。雖宰相亦必致敬。庶幾常存不敢之心。

而犯上作亂者或鮮矣。故終公之世。漳浦民無滋事者。聞公歿後數年。有某典史往鄉捕人者。為公族眾擁至蔡氏宗祠中。扃門押跪。笞四十而逐之。典史憤極。訴之漳州守求伸冤。守問典史曰。此冤必應伸。但汝以官為重乎。抑以冤為急乎。如肯以一官拚之。則我必能為汝伸冤。倘仍捨不得此一官。則請再自斟酌。典史不言而罷。嗚呼。此漳泉之刁風。所由日熾也。

### 張孟詞貢士

張孟詞。名騰蛟。汀州寧化人。乾隆辛丑。朱文正師試汀州府屬秀才。孟詞文為幕客。校閱者置劣等。師覆閱之。大加驚異。擢冠其軍。翌日覆試。愈加賞識。召入署中授業。而幕客已於前夜襍被去矣。逾年。舉鄉試第一。自是師宦跡所至。輒與偕。愛之如子。他弟子莫能及也。嘗寄孟詞書云。孟詞年兄。近想起居日暢。彤廷對颺五色雲綬。蓬瀛高步。一鳴歸昌。可勝頌耶。近作漫興試筆中一絕云。三千闈士校雄雌。第一應推張孟詞。萬錦雲霞天上筆。雙清梅雪歲寒姿。蓋紀實也。亦可知老夫之傾倒於足下矣。陞請如准。可罄積悰。諸惟雅裁不一。後孟詞於癸丑會試中式。磨勘停科。乙卯未及補。殿試卒於京中。年僅三十有八。孟詞為人溫而介。才高而苦學。嘗欲取宋

章如愚山堂考索王伯厚玉海刪益之為書曰山海精良未成稿如束筭有駢體文數十首沒後為金蘭畦尚書取去今不知落何手獨存詩二十餘篇耳文正師得孟詞死耗寄家人書並詩云孟詞不幸短命死矣使我心灰氣短然則汝輩不能望其肩背尚逐隊會試妄希進取真不可不知足也才如孟詞文如孟詞學如孟詞猶不得一進士出身然則倘有僥倖成進士者豈不媿耶不得者又何憾耶此較之蔡廷舉林澍藩而更可悲憾十倍者也目中所睹止此一人而不得大成耶若阮雲臺之福慧雙全何修而得此耶自問我之無能為役何叨忝耶哭之四首寄來與知孟詞者看之知而不知者不必示也杜牧之作李長吉序云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吾於斯人亦云然果昌谷為修文之長宋王為朱衣之職尚可解吾愁耳噫或曰天上絕不以文字為重猶之雲霞花草而已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呵呵子姪孫均此此心有感故不他及詩曰不朽文誰屬長吁天祝予玉樓真促李丹篆莫與徐華暫紛優鉢材偏恥壽樗空羣標駁骨伯樂痛何如憶昔乘槎日抽桐出巖焦九旬親拂拭一響震空寥

辛丑校士至河搜落卷得生作大賞之置第一視爾真鱗角逢人說

一發卯招至院中指授三月遂舉鄉試第一

鳳條鐘期猶未死山海向誰招心是幽蘭素人如太玉清五車便爨餗三篋富遺籛

潤色吾東里。研摩奏兩京。

生為余羊十全頌。進呈特荷。

褒獎。

眼中真國士。一第尚虛名。

生未及補殿試而卒。

友

于憐弱弟。鄭重託遺編。魂返幾千里。生離倏五年。誓余登道岸。度汝上層天。蒼昊如

求士。呼空首薦賢。慧易題三界。才難贖百身。奇文應泣鬼。苦學亦傷神。王局來因舊。

雲旂去路新。蒼茫司命意。老淚落斯人。紀文達師亦有哭孟詞。截句云。奇才不是不

遭逢。却隔蓬山一萬重。記得為君題總帳。禹門已上不成龍。自注。余為君作挽聯。有

和璧雖珍終在璞。禹門已上不成龍之句。第二首云。魂遠棠梨一樹花。九泉應悔讀

南華。誰知入眼黃金屑。緣我曾遊賣餅家。自注。君卷被斥時。余引公羊傳爭之。反激

成其事。第三首云。秋墳鬼唱莫淒涼。埋骨青山朽不妨。一代文章韓吏部。哀詞原自

弔歐陽。自注。謂石君詩也。阮雲臺師哭孟詞云。張孟詞志趣高潔。風儀峻朗。博聞元

覽。穎秀邁倫。所為文沈博絕麗。有相如子雲之目。一時文人。鮮與抗者。既乃甫中進

士。未及廷試而卒。宜石君師慟之深也。墨卿同年。與孟詞少齊名。交最深。今摹其

像。並裝石君師詩翰於卷中。以寓悲慕之意。元識孟詞為題短句云。奇士多文遇每

難。玉山頽後玉樓寒。愛才欲望張文蔚。少慰儒魂請一官。自注云。唐宰相張文蔚。奏

名儒不第方千等五人。請賜一官。以慰其魂。近年如黃仲則。張孟詞等。擬乞吾師請

於朝也。

鄭蘇年師

鄭蘇年師諱光箴字瓊河。又字蘇年。閩縣人。與先大夫為讀書社至交。余之妻父也。少孤力學。古心自鞭。家貧不能就外傳。與同懷弟雲軒孝廉自相師友。姿稟岸異。髫齡老成。博縱群書。規模宏遠。登乾隆己亥鄉薦第二。遂為故太傅朱文正師入室弟子。既聯捷成進士。以不獲館選為歎。退候吏銓。仍下帷攻苦如下士。甲辰恭遇南巡盛典。趨赴杭州。行在獻賦。與江浙紳士合試於敷文書院。監試者為故相和坤。獨於御座下脚几坐收試卷。納卷者必屈膝。先生側目之憤形於色。乃約閩士林樾亭王蘭江等六七人。以長揖退和坤銜之。遂束闈卷不閱。時江浙士皆竊笑之。先生灑然返里。不以為意。益肆力於學。尤喜讀經世有用之書。自通鑑通考外。若陸宣公李忠定真文忠。以及前明之邱瓊山王陽明呂新吾馮猶龍茅元儀。本朝之顧亭林魏叔子陸桴亭諸公著作。靡不貫串。如數家珍。值林爽文滋擾臺陽。詣軍門條上十二議。為福文襄節相所採用。及紅旗既報。徐兩松中丞往辦善後事宜。又條上八議。福徐二公並欲邀同渡海。以母老固辭。中年病足。瀕危而復起。因自號蘇年。絕

意仕途。以授徒養母為事。主講盤峰。勤於訓迪。嚴憚有法。人才奮興。桐城汪稼門。高陽李石渠。二中丞。並欽慕之。謂不減蔡文勤風矩也。余以子婿為受業弟子。熟聞先生誨人宗旨。以立志為主。謂志定而後教有所施。又不欲人急於著述。言古聖賢之學。大抵先求諸身。既修諸身。即推以濟於世。隨其大小淺深。要必由己以及人。至萬不得已。始獨善其身。思有所存於後。故孔孟著書。皆屬晚年。道不行後事。嗚呼。先生之持論如此。故雖窮年矻矻。迄無成書。僅存詩古文十餘帙。亦未編定。自題為西霞叢稿而已。嘉慶乙丑。余為輯西霞文鈔上下卷。付友人梓行。其詩鈔及儷體文鈔。則已編而未梓。合文鈔讀之。先生之本末。已見。近陳恭甫編修撰次東越儒林文苑傳。近人如林鈍村。官志齋。鄭在謙。陳賢開輩。皆廁名其間。而先生獨不與。因詳為論列。以為摺逸搜沉之助。或曰。編修為孝廉時。曾修後進謁見之禮。先生素仰其文名。而欲進之於道。毅然以鄉先達自居。勉之以修己之學。濟物之功。而戒其毋以風流自賞。適中編修之忌。遂銜之不釋。果爾。則編修亦編人耳。所論撰又足據乎哉。

福建鼎甲

有明一代。吾閩登狀元者十一人。閩縣陳郊。洪武陳謹。嘉靖侯官翁正春。萬曆懷安

龔用卿嘉靖丙戌長樂馬鐸永樂壬辰李騏永樂戊戌莆田林環永樂丙戌柯潛景泰辛未永春莊際昌萬曆己未

長泰林震宣德庚辰建寧丁顯洪武乙丑榜眼十二人閩縣唐震洪武戊辰林誌永樂壬辰長樂陳全永樂

丙連江趙恢宣德癸丑晉江黃鳳翔隆慶戊辰李廷機萬曆癸未楊道賓萬曆丙戌史繼偕萬曆壬辰莊奇顯

萬曆癸丑南靖李貞永樂乙未建安龔錡宣德庚戌寧化張顯宗洪武辛未探花十人閩縣陳景著永樂乙未

莆田黃陽永樂辛卯林文宣德庚戌李仁傑成化壬辰戴大賓正德戊辰晉江張瑞圖萬曆丁未龍溪謝連宣德

丁林鈺萬曆壬辰漳浦林士章嘉靖己未邵武吳言信洪武辛未然登政府者僅李廷機張瑞圖林

鈺而已餘則不惟少顯官亦多夭死而陳郊陳謹龔錡則又皆死於非命本朝百有

餘年未有狀元而屢得榜眼鄧允庭先生元啟授編修即卒吳劍虹先生煥文散館改部

轉御史遽引疾歸林青圃先生春校稍陞至通政司副使亦鑄級去位而趙秀山先生

晉則且以科場事病死獄中故林樾亭先生謂科名每與福命相妨也近則廖鈺夫

鴻奎由榜眼累官至大司空而道光丙申狀元為林勿村鴻年榜眼為何杰夫冠英

皆福州人殆省運由此轉機歟

### 世進士

吾閩在前明有五世相聯成進士者興化府一家柯英中宏治己未科英子維熊中

正德丁丑科。維騏中嘉靖癸未科。維熊子本。中嘉靖庚戌科。維騏孫茂竹。中萬曆癸未科。茂竹子昶。中萬曆甲辰科。四世相聯進士者。吾郡亦一家。林元美。中永樂辛丑科。美子瀚。中成化丙戌科。瀚子庭棉。中宏治己未科。庭機。中嘉靖乙未科。庭棉子炫。中正德甲戌科。庭機子燦。中嘉靖丁未科。煙。中嘉靖壬戌科。

兄弟進士

前明吾閩同懷兄弟進士者。福州凡二十二家。而同榜者五家。洪武乙卯。陳仲完。陳洵仁。永樂乙未。劉鳳。劉麒。林文秩。林文結。成化壬辰。林泮。林濬。淵。嘉靖丙戌。倪組。倪緝。興化府十六家。而同榜者二家。成化丁未。方良。永方。良節。嘉靖癸未。方一桂。方一蘭。泉州府二十一家。而同榜者三家。宏治癸丑。黃銘。黃鏞。嘉靖癸丑。史朝宣。史朝富。萬曆庚辰。謝吉卿。謝台卿。餘則漳州府五家。邵武府一家而已。而同榜無閩焉。本朝則嘉慶壬戌。葉申茶。乙丑。葉申萬。己巳。葉申薌。及廖鴻。藻。鴻。荃。皆福州人。惟廖為同榜云。

少年科第

閩在前代。多少年登科者。福州林文秩年十四。中永樂甲午科。林文結年十三。中永



樂辛未科。興化戴大賓年十三。中宏治辛酉科。鄭一鵬年十五。中正德癸酉科。鄭雲鵬年十五。中嘉靖丙戌科。泉州傅檝年十六。中正德丁卯科。梁懷仁年十六。中嘉靖乙酉科。李春芳年十六。中嘉靖庚午科。王三接年十六。中嘉靖癸卯科。黃日睿年十五。中萬曆丁酉科。楊元錫年十五。中崇禎癸酉科。漳州陳睢年十六。中永樂甲午科。呂昊年十五。中嘉靖丙午科。其十六歲以上者。則指不勝屈矣。然不若三山志所載宋大中祥符八年。連江黃鼈。以六歲應童子舉出身。又九年。福清蔡伯倫。以四歲應童子舉賜出身。更為稀有。

### 世解首

前明福州有父子解元者。長樂林賜。中宏武癸酉科。及子僑。中正統戊午科。興化有三世解元者。黃壽生。中永樂應天戊子科。及孫乾亨。中成化甲午科。乾亨子如金。中宏治甲子科。

### 三試巍科

前明福建有三試並擢巍科者。福州兩家。林誌以解元會元而登榜眼。李騏以解元會魁而登大魁。興化二家。楊慈以鄉試第一。會試第二。而登二甲傳臚。戴大賓以鄉

試第三會試第二而登探花泉州府兩家李廷機以解元會元而登榜眼莊際昌以亞魁會元而登大魁。

同榜三及第

通前明一代吾閩登鼎甲者三十三人而同科並得尤為美談。洪武辛未科榜眼為寧化張顯宗探花為邵武吳言信。永樂丙戌科狀元為莆田林環榜眼為長樂陳全。壬辰科狀元為長樂馬鐸榜眼為閩縣林誌。乙未科榜眼為南靖李貞探花為閩縣林景著。萬曆壬辰科狀元為侯官翁正春榜眼為晉江史繼偕。至宣德庚戌科則狀元為長泰林震榜眼為建安龔錡探花為莆田林文。一榜三及第。悉萃吾閩洵為海濱盛事矣。近惟道光丙申科則狀元林鴻年榜眼何冠英福州人。

會元

前明吾閩登會元者福州六人。洪武丁丑為閩縣陳郊。永樂壬辰為閩縣林誌。乙未為懷安洪英。嘉靖壬戌為福清林春。乙未為侯官許穀。己未為閩清蔡茂春。興化一人。永樂辛丑為莆田陳中。泉州四人。嘉靖庚戌為南安傅夏器。萬曆癸未為晉江李廷機。辛丑為同安許獬。己未為晉江莊際昌。延平府一人。隆慶戊辰為大田田一雋。

本朝則惟順治辛卯陳常夏一人。按陳常夏字長賓。又字鐵山。龍溪人。榜後授米脂令。不赴。有江園集。里黨罕能舉其名者。率以為吾閩。本朝無會元失之矣。

### 宰相尚書

吾閩在前明登政府者。凡十七人。而泉州即有十人。建安楊榮。沙縣陳山。福清葉向高。莆田周如磐。朱繼祚。黃鳴俊。漳浦黃道周。其餘李廷機。史繼偕。張瑞圖。楊景辰。黃景昉。蔣德璟。林顧楫。陳洪謚。劉麟長。皆晉江人。林鈺。同安人。皆泉屬也。本朝及今百餘年。惟泉州李文貞公。漳州蔡文恭公。二人而已。若前代福州官至尚書者。多至二十一人。而閩縣林文安公家。則有三代五尚書之盛。瀚論文安。廷機俱本朝直至嘉慶壬申。浦城祖昉齋先生始晉大司寇。未踰年。即以病去位。近則陳望波先生為大司寇。廖鈺夫為大司空。或後此源源而來歟。

歸田瑣記卷四終